

紀曉嵐家書



上海中央書局
行店央海

清 代 名 人

紀 曉 嵐 家 書

上 海 中 央 書 店 印 行

清朝十大名人家書

曾國藩家書	李鴻章家書	林則徐家書	胡林翼家書	鄭板橋家書	彭玉麟家書	左宗棠家書	張之洞家書	紀曉嵐家書	袁世凱家書	曾國藩家書	李鴻章家書	陸稼書家書	張船山家書	樊榭山家書	曾國荃家書	于龍荃家書	袁才龍家書	胡翼才家書	端午橋家書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定價六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清朝十大名吏判牘

●折一售實價定依書各上以●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七版

紀曉嵐家書

▲全 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出版者 平如衡
 印行者 中央書店
 藏版者 中央書店
 校訂者 江不平
 發售者 中央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世界里
 中央書店

代批發處

上海福州路中市
 新文化書社

著者小史

紀曉嵐。名昫。河間望族。爲有清一代名臣。於乾嘉時歷官至大宗伯。以學問文章負天下重望。而天性耿介。不喜以心性空談標榜門戶。壯年精研攷證之學。晚年領脩四庫全書。生平箸述等身。而閱微草堂筆記一書。倣詭奇譎。無所不備。又爲膾炙人口。先生家書。素不經見。近在河間張氏庋藏秘本中。覓得若干篇。其着墨迥異庸俗。具見才人筆致。要非常人所可冀及者也。

紀曉嵐家書

目錄

- 寄族姪貽孫釋夜又爲動物並非鬼魅)
寄胞姊晰(規勸孝姑)
寄儀南叔(論乩仙靈異)
稟母(論病後服參)
寄內子(募捐建築節孝祠)
寄內子(論立後不擇異姓)
寄內子(論姪女自縊反蒙不潔之名)
寄從兄旭升(報告欽點庶吉士)
寄胞兄晴湖(論家奴竊物)
稟胞叔儀南(報告漏言獲譴)
寄從弟旭東(答復旱魃出典)
寄儀南叔(論修仙須有仙緣)
稟母(問病)
寄晰姊(勸求孕不宜多服藥方)
寄族兄次辰(論疑獄)
寄內子(辯論生人見鬼)
寄內(論教子)
訓大兒(訓誡擇交)
寄胞兄晴湖(論祖產不宜變賣)
再稟胞叔儀南(報告獲罪遣戍)

寄內子（報告遣戍西行）

寄兄晴湖（勸莫爲人裁詞狀）

稟儀南叔（報告移寓）

寄從弟旭東（論戍地勝蹟）

寄族姪貽孫（論行善可以避鬼祟）

稟儀南叔（論服藥丸之害）

寄內子（論兒女婚姻）

寄內子（論花木變形無關休咎）

寄秀嵐弟（論漢儒宋儒之學術得失相當）

訓次兒（嘉許不畏鬼）

寄族兄次辰（答問鬼壓人）

寄秀嵐弟（解釋山精）

寄從兄坦居（報告西戍近狀）

寄內子（誠勿因病殺蛇）

寄秀嵐弟（告知開復原官）

寄內子（告知還京供職）

寄內子（告知在軍機房赤膊險受處分）

寄族姪貽孫（論十洲三島崑崙瑤池皆非仙境）

寄四叔母（詢問亡婢葬處）

寄弟秀嵐（送執照歸家）

寄從兄坦居（答問科場拜榜之誤解）

訓次兒（誥誠勿於舊壁間擅闢窗櫺）

寄秀嵐弟（爲外甥乞題古鏡）

寄內子（論奇盜割耳給藥）

復族姪貽孫（論雅狐願虛騰高士）

寄內子（論對付僕役宜寬嚴得中）

訓三兒（誠勿弋禽獵獸殘殺生命）

寄弟秀嵐（賀得子并述十刹海橋役過鬼）

寄內子（釋夢）

寄弟秀嵐（五勿與匪徒結怨）

寄從弟次良（論別寓意之豔體詩）

訓三兒（訓誠好射獵）

訓次兒（囑查被竊古硯）

寄族姪貽孫（論新喪回煞見鬼）

寄內子（誠勿購畢肖人形之木偶給兒童玩耍）

寄從兄旭升（論墓地風水）

寄族兄次辰（請轉勸同宗勿因爭嗣纏訟）

寄內子（論禮曹旌表節烈不能自任蒐羅）

訓次兒（不宜盛氣凌人）

寄族弟次良（嘉許成人之美）

寄從兄坦居（論食奇珍異味須有定分）

寄蘭妹（論醫治食滯簡便法）

寄秀嵐弟（告知自睹雄雞產卵）

寄弟秀嵐（遇水災宜急籌放賑并施藥防疫）

寄從兄旭升（論官吏尙廉潔而被惡聲）

寄弟秀嵐（論書畫得失似有前定）

寄族弟次良（規勸察吏須泯偏見）

訓諸子（誥誠勿持傲謾勿尙奢華）

寄族姪起凡（勸勿爲不道德之事）

寄內子（論借尸還魂）

寄從兄旭升（論修仙須先絕慾）

寄內子（仙筆題詩都屬詞人弄筆不足取信）

訓三兒（誠勿恃才傲人）

諭次子（嘉媳純孝）

寄族姪貽孫（辯論古詩人引用鬼典故）

寄琳妹（勸勿鞭笞婢女）

寄秀嵐弟（論交友宜尙古道）

訓三兒（鷄能報恩救人誠勿日殺一鷄）

寄族姪貽孫（論神仙清淨與方士幻化之不同）

紀曉嵐家書

虞山襟霞閣主編次

寄族姪貽孫（釋夜叉爲動物並非鬼魅）

干寶搜神。東坡說鬼。古人與有同嗜焉。余平生亦喜聽人談狐鬼。每當黃昏燭燼。我醉欲眠。恆強家人姑妄言之。雖不足以增長學識。却能壯大膽氣。常人都畏狐鬼如蛇虺虎豹。余則反以不得交狐友。結鬼鄰爲恨。我姪何幸。得於客舍中遇見鬻髻宛然之鬼影。既使鬼婢穴隙潛窺。愚叔當之。啓戶延納之不遑。決不忍以盛氣相凌也。我姪竟以佩刀隔窗斫之。宜乎鬼之老羞成怒。次夕化爲猛虎以相嚇。而又悞認爲夜叉。以烏銃擊之。太覺惡作劇矣。鬼物既應聲而滅。永不復來。其非夜叉更屬了然。蓋夜叉出于海。有雌雄之別。非鬼非魅。乃介乎人物間之一種動物。海中捕魚者都識之。嘗聞劉石庵司馬言。諸城濱海。有結寮捕魚者。薄暮棹舟入海捕魚。罷釣歸來。見一夜叉帖然臥地。所藏罌酒已罄。知爲醉倒。執而縛之。捶擊至死。僅作哀鳴。絕無靈異也。我姪所見。能倏人倏虎。必係遭冤屈死之女主婢。

陰魂未散。故能於月下顯形。並可必其不是狐精。緣狐性倔强。不受人欺。苟以刀銃對付之。必然拋磚擲瓦以相抗。是殆遊魂歟。故無實質。一經鳥銃震爍。便消散不能復聚矣。

寄從弟旭東（答復旱魃出典）

三月不雨。田禾槁矣。官紳晨夕祈禱。而天不應。街頭巷尾。徧以坟土塑旱魃。焚香點燭以敬之。究竟視爲神歟。妖歟。塑者皆不知也。莫怪我弟滋爲疑問。兄曾於夜談叢錄中。見焚旱魃一事。指爲僵尸。僵尸之成。由於屍棺浮厝後。烈日曝晒。棺木燥裂。入夜星光對照屍體心窩。便成僵尸。能爲一方旱災。歷久不雨。須將僵尸掘而焚化。則舉火而雲霓合。煙燼而甘霖立沛。此種齊東野語。不足徵也。夫雨爲天地之訢合。一僵尸有多大神通。能彌塞乾坤。任其施虐耶。雨爲神龍所行施。一僵尸有多大伎倆。能驅逐神物畏縮不前耶。其實旱魃與僵尸。截然兩途。夫旱魃爲虐。事出葩經雲漢之章。山海經實以女魃與葩經之旨吻合。據攷古家言。旱魃是一女妖神。能阻遏興雲佈雨。此說雖亦荒唐。然較近世所云旱魃皆係僵尸之說。

差覺近理。

寄胞姊晰（規勸孝姑）

姊年已四十有七矣。膝下無兒。祇生二女。一嫁一殤。用是居恆鬱鬱。以爲此生永無添丁之兆矣。然而理所必無者。事或竟有。其實亦理之所有也。從來六十生子不爲晚。但求修德以禳天。姊支持躬嚴正。待人寬和。堪稱拘謹君子。我姊祇因憂能傷肝。肝不平。則相火易熾。容易動怒。是爲短處。姊年雖長於我。而堂上有阿姑。不能因其目盲而疏於侍奉。嘗聞宛平曹德亭之妻夏氏。事姑純孝。姑年已老。偶因愛孫染疫死。姑媳相對號哭者數十日。姑目因此失明。百計醫治。俱無效。有點者給以割股療疾。夏氏信之。於深夜潛至中庭。禱天默佑。卽出利剪割股肉。囁人投入藥。其姑服後。目竟復明。翌年夏氏竟得夢熊之兆。夫受給而割肉。可謂愚矣。惟至愚可以格天。故鬼神佑之。姑目能明。自身得子。此無理而有至理者也。我姊渴望生子。燒香許愿無益焉。惟孝感足以動天心。未識我姊以爲昀之言善否。

寄儀南叔（論修仙須有仙緣）

修仙得道。談何容易。仙有仙緣。訣逢指授。道有道骨。質本清虛。苟不得真而妄沖舉。因而致害者不一。勝朝正德間。勞山白雲洞有修道者。兀坐木石間。不食不死。不知來自何年。祇覺其滿身苔蘚。已與木石同色耳。然呼吸不絕。目炯炯尙能視。不生不死。亦何貴於修道。反不如人之快樂。鬼之逍遙也。按此人修道功夫。決非淺尠。只因未生道骨。未結仙緣。遂致煉成靈兒。不能出竅行空。或云以白刃破其頂。卽得兵解而成鬼仙。此亦臆測之詞耳。夫入深山潛修數十百年。尙不能飛昇得道。則世之愚夫愚婦。溷處軟紅塵中。手握牟尼珠。口喃喃虔誦經咒。妄冀得道長生。多見其不知量焉。姪素喜談狐說鬼。嗜癡之癖。不自知其所以然。若云妄冀修道登仙。姪雖無狀。決不若是之愚也。

寄儀南叔（論乩仙靈異）

姪久慕乩仙高雅。願執弟子禮。昨得杜生宜滋介紹。入河間宏道壇。第一次開壇。仙駕屢請不降。壇中諸友。都目我爲無仙緣。言歷屆開壇。最多三請。仙師必降。今已五次焚符虔禱矣。話聲未了。而盤中沙沙作響。知仙駕已臨。衆皆屏氣肅立。乩

上大書柿園敗將四字。姪知爲白谷孫公。不覺悚然起敬。旋見乩又磨動。連書五十六字。迅速絕倫。依次抄錄。是一律詩。曰一代英雄付逝波。壯懷辜負魯陽戈。廟堂有策軍書急。天地無情戰骨多。故壘春添新草木。游魂夜覽舊山河。陳濤十郡良家子。杜老酸吟意若何。通體渾括一氣。隱隱以房瑄戰敗自比。引咎自責。實則柿園之役。罪不在公。而在中旨之促戰。世人猶能諒之。而公引爲己罪。具見正人君子。死後猶無怨天尤人之心。較之王化貞輩。殃民誤國之罪。擢髮難數。而猶百計諉罪於他人者。其相去真有霄壤之判矣。姪曾以終身休咎。請仙師指示。得八字曰。放言取戾。小謫無傷。仙師竟如見我之肺肝。上句誠我多言獲咎。但下句不知何所指。殆係未來之事。當驗諸異日也。我叔久隸南郭仙壇。定多靈異。懇祈賜示一二。以廣猶子見聞爲幸。

稟母（問病）

昨日坦哥來言。母親患泄瀉。每日黎明必泄。自去臘至今。已閱三十餘日。迭請醫生診治。均未奏效。兒聞之。寸心如擣。當此春寒料峭。破曉下牀大解。壯年當之。尙

覺悚慄難禁。衰年人其何以堪。按老人泄瀉。不外脾虛腎虛所致。脾虛者往往泄出食物。由于胃腸虛弱。老年患此者不多。治法當用白朮白芍各一兩同炒。煨肉荳蔻五錢。研末飯糊爲丸。米湯下。腎虛久泄。必兼腰痛。治法用破故紙一錢焙乾研末。納入揀淨豬腰中裹緊。隔水蒸熟。食三四次能愈。但此症起自嚴冬。或係受寒所致。可用胡椒末和飯作餅。敷貼臍上。以布束縛自愈。惟未曾目睹。北堂病狀不敢妄請服食。祈速請方醫仰高診治。我鄉行道者衆。而精通醫學爲兒所欽佩者。惟仰高一人而已。猶憶昔年兒媳產後病篤。諸醫束手。旋得大舅推荐方醫一劑而轉危。三劑而病竟霍然。昨問坦哥。母病初起時。曾請方醫調治。一劑而泄瀉愈甚。因此另易他醫。然而泄瀉初起。宜疏不宜止。方醫治法甚合。母親若不易他醫。泄瀉早已告痊矣。現仍宜請其診斷。則著手成春。定可預卜也。

稟母（論病後服參）

病後虛弱。本屬恆情。而老年病後。尤較少壯者更弱。母親因久泄體虛。主張服獨參湯。而方醫進以加減十全大補方。母親因服藥已久。不耐苦味。弗願再服煎藥。

男本不知藥理。却聞太原劉季箴醫士。補虛慣用參。獲益者固多。受損者亦不少。用是懷疑。求教其師王華峯。王曰。病原種種不同。病後虛弱亦因而各異。人參專有所主。不通補諸虛。參力至臟腑。只達上焦。中焦以下不至焉。參力至營衛。只達氣分。血分不至焉。若係肝腎及陰分虛者。服參非但無效。反足以助長亢陽。而煎燥真陰。豈不殆哉。古者參出上黨。秉中央土氣。故其性溫厚。而先入中宮。今上黨參已氣竭失效。改用遼參。秉東方春氣。故其性發生。先升上部。蓋藥性已因氣運而變易。補虛豈能依古方而收效。王公論理精湛。不愧爲良醫。季箴猶不以其言爲然。男却深以爲是。願慈親毋果信參。宜服方醫藥爲是。醫家有割股之心。所言定有見地。且古方所載。補虛宜食生參。則本性未失。效力偉大。而今世採參者。得卽蒸之。緣生參無色相。難售善價。蒸後色澤瑩然。易容脫售。殊不知參性已走失多矣。反不如尋常草藥之補力巨焉。

寄晰姊（勸求孕不宜多服藥方）

凡物有利必有弊。故藥能生人。亦能死人。有病時尙以不服藥爲中醫。蓋恐庸醫

藥不對症。速人死亡耳。我姊因膝下無兒。請醫服藥。罔效。舍而他求。必孕祕方。孰知效未見而害先形。雙目紅腫。鼻血時流。此係多服熱藥之害。蓋世間流傳之種子祕方。都係熱藥。服之。僥倖有效。生子亦難期長壽也。猶記先姚安公言。有一士人妻。多年不孕。聞當地仙壇中扶乩治病有神效。遂往乞種子方。仙判曰。種子有方。并能神效。然有方與無方同。神效亦與不效同。夫天然精血化生者。尙有因所含胎熱未清。毒發爲痘。十死其半。若助以熱藥。搏結成胎。其蘊毒必更甚。每逢生痘。十死八九矣。世人徒於痘殤之時。惜其不壽。詎知未生之日。已先伏夭折之機。生如不生。豈非有方同於無方。神效同於不效耶。其說中理。皆爲醫家所不肯言者。宜乎世之求孕者。猶汲汲焉。自尋煩惱。徒吃懷胎坐草之苦。空貽摧蘭折玉之傷。我姊何亦甘效愚婦之所爲。蓋人之有後與否。上承祖宗之積福。下關本人之修德。事非等閒。豈草根樹皮所能奏效。我姊體質素健。邇時諸病百出。此係方藥雜投所致。雖非膏盲之疾。殊礙生育之機。而我姊猶以服藥爲求子之謀。無怪愈求而愈不可得也。誼屬同胞。故敢率直上言。

寄內子（募捐建築節孝祠）

歷來奇節異烈。湮沒無聞者。何可勝道哉。故余每聞人言婦女貞節事。必登錄筆記。以彰幽德。所惜者。秦半失傳姓氏。余生平所最崇拜者。一爲明末時揚州某婦。偕夫避亂。路遇一賊。見其夫肩荷錢囊。卽抽刃追之。婦急回身抱持賊腰。賊回首欲殺之。見其姿首美麗。欲犯之。婦知不可免。給之曰。請放予夫遠去。否則當其面誓死不從。賊遂揮其夫速去。而婦卽奪刀自刎。其節烈可風矣。又明季河北大飢。屠人鬻肉以爲食。有客過屠肆之門。見一少婦裸體臥俎上。屠人方汲水洗滌其手足。以供宰割。客慘不可忍。卽倍價以贖之。釋其縛。以手捫其乳。少婦艷然曰。吾惟不肯事二夫。故鬻身以養姑。君何遽相輕薄。隨君歸。將以妾媵我乎。言訖。仍裸體伏俎上。瞑目受屠。其節烈又何如耶。惜皆不得其姓氏。我縣舊有節孝祠。適在余家宅後。年久失修。牆垣傾圮。余曾擬釀資修葺。旋因公外出。未竟其志。今旣由姨母主張。與爾爲發起人。募捐修建。自屬女界分所當爲之善舉。不過需款甚巨。勸募不易。單憑姨母與爾分頭募集。只恐未能歲事。須請姨丈襄助辦理。凡素不

相識之富家巨室。由姨丈担任募捐。常有往來之親戚家。由爾與姨母分任其勞。如是則較易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矣。近時寒暖不齊。諸維自珍爲囑。

寄族兄次辰（論疑獄）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旨哉言乎。蓋牧民之官。據供詞以分曲直。斷生死。誰能保得百不失一。絕無冤抑。至於戶婚田土之案。失出失入。只在金錢間。造孽尙微。惟有命案。最易造孽。最難審斷。疑獄之離奇者。鬼神亦莫測其究竟。縱龍圖再世。亦難得定讞也。客歲京師曾出一疑獄。至今懸案未決。案爲富室周姓娶媳。男女並韶秀。一對璧人。賀客皆稱爲神仙眷屬。新夫婦亦甚相歡悅。及至次日。時已過午。洞房門猶未啓。呼之不應。穴窺之。新夫婦已相對縊死矣。破門而入。視其衾已合歡矣。又俱身著盛服而死。異哉此獄。雖皋陶不能聽斷。宜其至今懸爲疑案也。我哥位處繁劇。案牘勞神。倍形辛苦。而劉氏一案。旣未損失金珠。自非盜劫被戕。主婦已年過五十。又不類奸情。誠屬疑獄。而苦主不諒。迭向上司衙門稟催緝兇。太覺不近人情也。

寄內子（論立後不擇異姓）

叔丈今年八十有二。伯道無兒。單生一女。嫁後生子而亡。叔丈春秋高。今擬擇嗣。而外孫與猶子。均已名列膠庠。無賢不肖之別。因此選擇莫決。余以爲宜並嗣。爲折衷辦法。夫擇嗣禮尙同姓。並且陰曹。只認同姓爲後。若擇立女之子。有嗣與無嗣等耳。余非陰間秀才。何能識得陰曹事。蓋得自傳聞也。同年胡太虛撫軍。自言能視鬼。每見親戚家祭祀。繼子或爲異姓。或係女之子。或係妻之姪。來享者皆所生之鬼。所嗣之鬼弗與也。繼子若爲同姓。雖五服以外。來享者皆所嗣之鬼。所生之鬼弗與也。苟配享於側。必待所嗣之鬼先入座。弗敢前也。惟有其表弟于某。螟蛉張氏子。祭祀時乃張氏之鬼來享。異之。詢諸于氏之老奴。始知于氏前代曾納張氏懷孕婢爲妾。生後卽于表弟之祖。始得恍然。所言如是。未必盡屬子虛。蓋一本氣相屬。二本氣不連。其義至明。所以敬宗睦族。古訓昭垂。異姓亂宗。法律不許也。叔丈乃明理達道之君子。未必偏重掌珠之遺愛。致貽紊亂血統之譏。惟應嗣乃屬我之內弟。我若以立族之說進。得無疑我阿私妻黨。此中出入較巨。余不願

形諸筆墨。倩爾代爲口頭答覆。庶免授人口實。

寄內子（辯論生人見鬼）

叔岳家立嗣。得以並嗣結束。甚善甚善。惟怪爾太直率。竟將我前函所言胡撫軍視鬼一事。在叔丈前和盤托出。蓋夫婦書信往來。理當謹守祕密。以後宜慎之。叔丈譏笑我。宛如私巫。迷信鬼物。又言人死如烟消雲散。誰見鬼來。子孫祭祀。乃屬具文而已。其言亦殊有禮。然而說鬼不自我始。蘇文忠公爲有宋一代大儒。亦喜聽人說鬼。近世士大夫如蔡必昌太守。朱石君撫軍。顧德懋郎中。皆言判冥事甚悉。此三人均非妄語人。余嘗聞顧郎中論鬼之有無。殊合情理。謂尋常人死後。餘氣消散。便無鬼。其不消者。有六氣。一忠孝節義之正氣。二猛將勁卒之剛氣。三碩學通儒之靈氣。四冤魂恨魄之怨氣。五大富大貴之盛氣。六凶殘狠毒之戾氣。此六者皆凝聚不消。言之鑿鑿。必有所徵。豈得以人死如烟消雲散一語。抹煞無量數貞魂冤鬼耶。

寄內子（論姪女自縊反蒙不潔之名）

宗兄桂山之長女玉姑。竟因受人蜚語。憤極自縊。何其愚耶。彼固白璧無瑕。登徒子涎其色。知己許字謝門。難遂好逑之願。遂造作蜚語。傳播鄉里。謝氏顛預。竟中其奸謀。央媒提議離婚。未遂。訴諸有司。趙令亦太覺糊塗。閨女貞節。何等重大。豈可憑茶寮酒肆中之蜚言。作爲解散婚約之證據。致玉姑白圭遺玷。憤極投環。以爲一死。可以表明心跡。而謝氏反謂其難掩醜行。以死了之。冤矣哉。玉姑之貞烈。惟我夫婦信之。誓爲之作墓誌。勒石表明其冤死。以慰貞魂。夫人壽修短。本有定數。當玉姑離婚時。苟遇我在家鄉。必能爲之設法轉圜。蓋余少時。我郡有貧家女。焦玉娥者。秀外慧中。又多急智。有土豪見而豔羨之。謀爲窳室。而玉娥早與姑表弟王桐生訂姻。土豪有欲不遂。亦如登徒子之對付玉姑。妄造蜚語。以破其婚姻。婿家果受愚。欲求離婚。訟於官。猶恐理曲不得直。遂捏造佐證。與原媒設就陷阱。將開審矣。玉娥探悉其事。知見官必蒙羞而遭遺棄。亟偕母同往婿家。見姑自陳曰。閨女之貞不貞。容易證明。兒不願獻醜於官媒。而爲謀媵我者所誣陷。自願獻醜於姑前。請卽仔細驗明。遂屏人合戶。弛服露體。姑驗訖。知係無瑕白璧。訟案投

銷。卽日擇吉行親迎禮。玉娥之急智。誠不可及也。我若以此法教導玉姑。則婚約不解。性命亦可保存也。

寄內子（論教子）

父母同負教育子女責任。今我寄旅京華。義方之教。責在爾躬。而婦女心性。偏愛者多。殊不知愛之不以其道。反足以害之焉。其道維何。約言之。有四戒。四宜。一戒晏起。二戒懶惰。三戒奢華。四戒矯傲。既守四戒。又須規以四宜。一宜勤讀。二宜敬師。三宜愛衆。四宜慎食。以上八則。爲教子之金科玉律。爾宜銘諸肺腑。時時以之。教誨三子。雖僅十六字。渾括無窮。爾宜細細領會。後輩之成功立業。盡在其中焉。書不一。容後續告。

寄從兄旭升（報告欽點庶吉士）

弟叨沐天恩。臚唱二甲第四。復試欽點庶吉士。例須卽日入院供職。已賃定羊肉。衚衕李宅爲寄廬。歸期殊難預計矣。弟德不進。業不修。而得僥倖成名者。托賴祖宗之積德耳。所奇者。此次臚唱之名次。預爲一術士說破。殆所謂功名早有前定。

者耶。術士非江湖賣卜者流。是董尙書之同鄉。當殿試之前。弟蒙董公招宴。術士亦在座。董指而語余曰。此係同鄉周善謨。拆字有奇驗。盍請其一決功名。弟卽書一黑字。周曰。狀頭不屬君矣。黑字拆之爲二甲。下餘四點。其二甲第四乎。然覆試必爲庶吉士。蓋黑字下四點。卽庶字之脚。黑字上半體。可折士吉二字也。而今其言皆驗。何竟有預知之明。抑是偶然巧合耶。殊令人莫測其玄妙也。

訓大兒（訓誠擇交）

爾初入世途。擇交宜慎。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悟交眞小人。其害猶淺。悟交僞君子。其禍爲烈矣。蓋僞君子之心。百無一同。有拘振者。有偏倚者。有黑如漆者。有曲如鈎者。有如荆棘者。有如刀劍者。有如蜂蠆者。有如狼虎者。有現冠蓋形者。有現金銀氣者。業鏡高懸。亦難照徹。緣其包藏不測。起滅無端。而回顧其形。則皆岸然道貌。非若眞小人之一望可知也。并且此等外貌。麟鸞中藏鬼蜮之人。最喜與人結交。兒其慎之。

寄胞兄晴湖（論家奴竊物）

手示敬悉。家岳所薦之張福。竟敢竊取珍藏古玉而逃。彼既矢口不認。儘可照舊執役。而今聞得將送官裏去。便連夜脫逃。苟不竊物。何必如是惶急。容當轉告家岳。向其家屬追還原璧也。夫雇傭之難。只恐諸葛復生。亦難預識其善惡。緣此輩爲主人執役時。都蠢若木豕。牽臂則舉手。跌脚則移步。其鈍如椎。及至背人作姦。犯科則奇計環生。爲鬼爲蜮。刁詐絕倫。主人忠厚者。往往受其詐欺而不知。猶視爲心腹。家有此等刁奴。不僅居停受害。并能累及往來之親友也。嘗有南士以文章遊公卿間。借寓京華某巨公家。平生嗜好漢器。所藏玉璜一方。質理瑩白。血斑徹骨。用以鎮書。兼供把玩者。一日之夜。士伏燈下。構思作文。忽聞窗隙有聲。探入一手。疑爲盜。取案頭利劍將斫之。見其纖削如春葱。遲疑不遽下。穴窗以窺。乃一極可怖之羅刹鬼頭。驚暈倒地。片時復醒。起視案頭。玉璜已不翼而飛。疑爲狐怪幻形。不事追詰。後於市上獲見此玉。以八十金收歸。并詢所從來。答稱購自某巨公家奴之手。始恍然悟。纖手鬼臉。皆某巨公家奴所裝扮也。因奴爲巨公心腹。故未揭破其鬼蜮。張福雖狡。與此奴相較。不逮其機變遠矣。

寄胞兄晴湖（論祖產不宜變賣）

北村別墅是我昆季夏日讀書之所。自弟寄旅京華。兄亦宦游浙水。十餘年來。鮮有人居。遂爲狐鬼盤踞。亦屬恆有事。而仲姪信守屋奴之報告。言書樓通年鎖閉。而樓窗以時啓閉。遙望之有幢幢人影。日爲鬼窟。擬廉價脫售。弟意大不爲然。蓋此屋乃先祖購地。剏建。架山鑿池。栽花種竹。凡亭台樓閣。都有親題聯額。苦費經營數十年。始有如斯之結構。雖無金谷之大觀。而幽雅精緻。鬼狐亦豔羨而僭居之。其佳妙可不言而喻矣。一旦售去。豈不可惜。即使守屋奴所見是實。狐既佔居我別墅。只須子弟僕婦莫去謾罵他。則狐亦講理。必不崇人。苟示以寬大。狐必知恩圖報。同年劉馨亭曾親見一世家屋舍連雲。後樓三楹。久爲狐居。絕未相擾。而家奴輩恆假借狐名竊物。主人不察。戟指詈狐罪惡。觸怒於狐。遂崇其子。閱數月。形容枯槁。行將與鬼爲隣。其父出重金延聘術士來家劾治。狐果被擒。將烹諸油釜。狐目注農家子。淚如泉湧。子心不忍。遂向術士叩首乞免。并語其父曰。如殺之。我必以身殉。遂縱狐去。那知農家子日夜思狐。病益加劇。醫不能療。一息奄奄。

已爲之整備後事矣。狐仍化少女復來。就榻慰問。農家子悲喜交集。惟已不能言。緊握狐手而垂淚。狐卽於懷中取出仙草一莖。納入己口。咀碎而喂之。旣畢。低語曰。君憶我者。悅我幻形之美色耳。見我真形。恐惶駭欲絕矣。語畢。忽撲地化爲狐。蒼毛修尾。目睽睽如炬。向農家子長嗥數聲。跳擲上屋而去。農家子駭汗淋漓。其病旋得痊癒。身軀反倍壯於前。此狐可謂能報德矣。所以弟生平敬禮狐鬼。卽重其能知恩不忘。有仇必報。勝於俗人多矣。現別墅中旣有狐居。譬如常人挈眷外出。家屋亦須招人居住。比及還家。租戶自當遷讓。我知狐亦然明白此理。不必慮其久假不歸也。不知晴哥以爲的之言然否。

稟胞叔儀南（報告漏言獲譴）

姪德不修。學不進。而渥荷天恩。聯捷成庶吉士。得列御史之班。自知日盈必昃。水滿必溢。天將降罰。故使我身處招怨之地。凡道德高於我學。問勝於我者。當之尙難免咎。况姪德薄能鮮。自然更易取戾矣。今果然以漏言獲譴。下刑部獄。此次處分。姪固計之熟矣。蓋身爲言官。不言則溺職。言多則必敗。絕無保全之法也。入獄

以來。監視甚嚴。日以一董姓軍官來伴守。與之說鬼談狐。差堪解慰。寂寥。姪居心坦白。自問無私。漏言乃有激而成。並無私通外藩之事。而朝官如此派員嚴守。能不令人悚然。董軍官亦知我心無他。遂自陳能拆字。有奇驗。請公隨便書一字。以決休咎。姪遂就其姓書一董字。請拆。董曰。是千里萬里也。公將遠戍矣。請再書一字。以卜戍地之所。姪又書一名字。董曰。上爲夕。加一卜字。便成外字。而名字下半爲口。倒裝之。便是口外。姪又問將來可得歸乎。董曰。字形絕肖召字。定有召還之望。姪又書一口字。請卜遣戍若干年。董曰。口爲四字之外腔。中缺兩筆。戍期決不滿四年也。所言如是。未識應驗否。姪恐妻子聞獲譴繫獄。惶急無措。望叔父大人善言開導之。天恩高厚。萬無性命之憂也。言不盡意。容待案定。再行稟聞。

再稟胞叔儀南（報告獲罪遣戍）

姪漏言獲譴。發往烏魯木齊軍台效力。董軍官拆字之言。果足徵焉。既符於前。必能兼驗於後。四年或有賜環之望。未可知也。從來撲著灼龜。有驗有不驗。而拆字之義。竟能若合符節。殆精神所動。鬼神通之歟。抑氣機所萌。形象兆之耶。殊難索

解也。部定四月初一日登程。姪不作書告內子。恐其得悉後。來京送行。婦女最多。眼淚。見我侷促如轅下駒。免不了揮淚牽衣。誓欲隨我西行。却之必不聽。許之則拋撇諸子在家。反令侄柔腸寸寸斷矣。望叔父大人待姪離京後。然後以姪之苦衷轉告之。姪此次赴戍地。必有賓至如歸之樂。何則。因有老友田白岩徐蒸遠輩。俱在烏魯木齊。必盡地主之義。斷不至受謫戍之苦也。倚裝繕發。不盡欲言。

寄內子（報告遣戍西行）

余因漏言獲譴。發往烏魯木齊效力贖罪。因恐爾代抱杞憂。趕來伴我西行。故臨期未發家信。僅托南叔於事後向爾說破。爾莫悞會。余此行備嘗艱苦。殊不知當此清和時節。西行反多雅趣。如在嚴冬。則寒風刺骨。瑟縮不前矣。今幸叨祖宗福庇。一路惠風和暢。好鳥呼名。看山不厭馬行遲。洵可樂焉。出關改乘駱駝。長行戈壁。徑一百二十里。滿目黃沙。絕無寸土。宛然別一世界。徑之中部有一巨阜。名天生墩。戍卒守之。余與差官僕役。卽入阜中稍憩。出乾糧充飢。戍卒煮茶一小壺。殷勤進獻。并告余曰。此間飲水極難得。冬積冰雪。夏儲雨水。以供解渴。余曰。此墩形

似土山。山地必有泉。曷不掘井以取水。戍卒曰。岳大將軍西征時。經過此墩。所見於先生略同。謂既有山。其下必有水。發卒數十人。於墩北隅穿鑿至數十丈。忽然四圍沙土坍塌。持錘者盡墮穴中。留於上者。僅得六七人。俯臥穴口聽之。祇聞風聲如獅吼而已。從此無人再敢鑿地求泉矣。余等半日未飲水。承其淪茗以進。咸竭誠道謝而行。前進都屬沙漠之地。四望蒼茫。殊少風景。余不禁索然氣沮。深慮成地亦是無水之區。豈能久安長處。孰知行抵烏魯木齊。直令我喜極欲狂。其地泉甘土沃。市肆林列。較之天生墩。直有天堂地穴之差。余得蒙將軍溫公優待。留居署中。襄辦案牘。館舍在署園中。花草繁盛。有江西蠟。五色畢備。朶若白杯。葳蕤如洋菊。余家別墅中。殊少此佳種。擬收其子。得便寄歸。來春栽種。待余歸來。與爾共賞之。余在口外。反較居京華。暢適爾。毋須爲我憔悴也。

寄兄晴湖（勸莫爲人裁詞狀）

余此次獲譴。謫戍。竊嘗清夜捫心。自省平生。未曾爲人裁狀。搆陷善良。又未曾好色亂人閨闈。何以干此天怒。苦思久久。始恍然大悟。余生平最喜洩漏狐鬼之陰

私作董狐之直筆。致觸狐鬼之怒。使我以漏言獲譴。果報昭然。蓋信天理循環。不爽毫忽也。日昨夢徵母舅來信。言我哥喜弄刀筆。下文却未明言。按刀筆二字有三解。一古書以竹簡。悞則以刀削改之。稱謂刀筆。二黃山谷名其尺牘曰刀筆。已非本義。三今人稱裁寫狀詞者曰刀筆。言其筆鋒銳利如刀。能殺人也。母舅所言殆指寫狀詞耶。則非阿兄所宜爲。緣此事不僅造孽。并且犯法。曾記弟督學福建時。辦一生員。以導人誣告戍邊。其自陳謂得錢爲人裁誣告狀。手中筆爆裂如刀。劈恬不知警。卒及禍。又嘗聞王岳芳言。其鄉有搆陷善類者。方草狀底。字皆作赤色。細視筆尖。見血自毫端瀝出。遂投筆不作。閱三日。左右隣居皆遭回祿。惟其家幸免於火。兩隣居皆係縣署書吏。專以包攬詞訟爲業者也。觀此二事。可不懼哉。弟以漏言獲譴。由是深自儆惕。願我哥修德立行。勉爲善人。以爲子弟表率爲幸。

稟儀南叔（報告移寓）

姪初抵戍地。蒙溫公青眼相加。留居公署。現溫公已擢陞福建巡撫。後任與姪素昧生平。勢難留宿署中。故已遷寓田公白岩處。在將軍教場之後。本爲周蘭坡學

士故居。因常聞空樓中有吟咏聲。知爲狐。遂出賃於周參將。狐亦他往。絕無怪異。及白岩僦居。而樓頭吟咏之聲又作矣。白岩惡之。商於姪。謂宜敬以禮而責以理。白岩遂祭以酒脯。併陳詞於几曰。聞此蝸居。曾停鶴馭。復聞飄然遠引。似桑下浮圖。鄙人匏繫一官。萍飄十載。拮据稱貸。卜此一塵。數夕來。咳笑時聞。似仙輿已復返矣。豈鄙人德薄。故爾見侵。抑夙有前緣。來茲聚處。旣承惠顧。敢拒嘉賓。惟期各守門庭。使幽明異路。庶均歸甯謐。異苔不害於同岑。敬布腹心。伏維鑑燭。白岩拜上。次日樓前飄墮一紙。白岩拾而視之。見上書曰。僕雖異類。酷嗜詩詞。雅不願與俗客伍。此宅數十年來。皆詞人棲息。愜洽素好。故挈族安居。自蘭坡先生愬然舍我而去。後來居者。目不勝駟。僧之容耳。不勝歌吹之音。酒肉之氣。薰蒸欲嘔。迫於無奈。竄跡山林。今聞先生係山蘆之季子。文章必有淵源。故望影來歸。非期相擾。自今以往。或檢書獮祭。偶動芸籤。借筆鴉塗。暫磨鸚眼。此外如一毫凌犯。任先生訴諸神明。願廓清襟。勿相疑貳。康頓首頓首。白岩卽以此帖示姪。斜行淡墨。似匆匆所書者。從此聲息不聞。姪下榻於仙居之樓下。相安無事。絕未有所聞見。姪疑

白岩滑稽玩世。故作此以寄詼諧。而問諸白岩。力辯非虛。詢諸隣居。又稱從前確有狐居。是真狐類中之高雅者也。書不一一。餘俟續稟。

寄從弟旭東（論戍地勝蹟）

來書深以愚兄遠戍爲憂。然而西城非盡不毛之地。有腴有瘠。愚兄無狀。以漏言謫戍。幸得祖宗蔭庇。來此烏魯木齊。泉甘土沃。彷彿南省之蘇杭。居此兩載。起居安適。幾有此間樂不思蜀之概矣。當余謫戍之初。只道烏魯積沙無水。那知行抵此間。瞥睹津梁交叉。花木清幽。余幾疑爲夢境。緣余涉獵前人筆記。都載烏魯積沙無水。草木不生。今何頓變舊觀。詢諸父老。方悉自設鎮駐防。始築城垣。下地通津。以就流水。今日吾儕得享水利。幸仗築城時。有一佐領。見許多老樹。以爲其下無水。樹安得活。乃拔樹。就根下鑿井。果得源泉湧出。因是伐樹鑿泉。疏濬成河。從水流無乾涸之患矣。愚兄見河流都西瀉。因賦詩以誌之曰。半城高阜半城低。城內清泉盡向西。金井銀床無用處。隨心引取到花畦。紀實也。此地北山風景最勝。登岡頂關帝祠。俯瞰城中。纖微皆見。有詩以誌其勝蹟曰。山圍芳草翠烟平。迢遞

新城接舊城。行到叢祠歌舞處。綠氍毹上看棋枰。余攬勝之日。關帝祠戲樓正在演劇。末二句卽景也。我弟疑我西戍多苦。特錄近作寄閱。以表愚兄不廢吟咏。身心必然愉快。庶足釋我弟之遠系耳。

寄族姪貽孫（論行善可以避鬼祟）

吾姪前在潼關。曾見兩女鬼。今在河間。又遇溺死鬼。何鬼物多樂與我姪惡作劇耶。緣愚叔喜談狐鬼。來函詢捉鬼之法。無如余祇作鬼界之董狐。有聞必錄。不是鍾進士。罔知捉鬼術。竊思古老遺言。疑心生暗鬼。例如怕鬼人夜行。聞自己衣裳窸窣。疑爲鬼。回首返顧。無所見。心益恐怖。急步前行。窸窣之聲愈振。狼狽還家。步止而聲亦止。猶以爲鬼見家人。始行避匿。殊堪發噱。吾姪前在潼關。敢手持烏銃擊鬼。決非膽怯心疑者。果然時常見鬼。則係陽氣衰弱。祇有養生行善以避之。鬼自不敢相擾。烏魯木齊稱鬼曰呼圖。有一曠野曰呼圖壁。譯言有鬼也。嘗有商人夜經其地。忽於月下見樹間有人影。疑爲鬼。呼問在此作什麼生。答曰。吾日暮抵此。畏鬼不敢前。待結伴耳。商人遂與之偕行。漸相款洽。詢問商人有何急事。冒

凍夜行。商人曰。吾夙負一友錢二十千。今日得信。知友夫婦均病。勢在危急。催我先償若干。以作醫藥之資。緣是連夜措款送還。稍遲恐誤兩人性命。而呼圖壁爲必經之要道。不得不冒險而行。其人聞言。惶遽退步而言曰。余爲縊鬼。本欲崇公以求代。今聞公言。乃仁義君子。不敢犯。願爲前導。商人惶急辭謝。其人曰。公豈不聞此地爲鬼窟乎。前途多厲鬼。恐將不利於公。故願爲引導。實無他意。商人姑允之。凡道路險阻。皆預告。至東方旣白。始辭去。於此可知一念之善。能辟免鬼崇。吾姪幸勿以斯言爲河漢。謹修善行。鬼物自然退避三舍矣。

稟儀南叔（論服藥丸之害）

藥肆中之丸散膏丹。服之其害猶淺。山僧野道所售之藥丸。服之其害劇烈。蓋藥肆中都依古方配合。悉合藥理。而山僧野道。脈理藥性。茫然不解。妄取熱烈之藥草。製成藥丸。熱體服之。禍不旋踵矣。叔父大人素無血症。而今忽然冲血。顯係誤服蜀僧藥丸所致。現得朱醫診治。病勢雖輕。惟臟腑中受何種熱藥剋伐。尙未明晰。宜將食餘之藥丸。請其辨驗。雖則形質無存。而朱醫爲當世名醫。必有明辨之

法。然後再服解毒之劑。則事半而功倍矣。以後吾叔苟有小恙。甯以不服藥爲中。醫蓋藥料不外草木金石。而草木不能免朽腐。金石不能免消滅。自身尙不能自存。而謂借其餘氣。可以却病長生。姪未之信焉。吾叔素重服藥。爰舉證以明丹方之不足恃。昔時赤城山中有一老翁。相傳爲元代人。馮巨源教諭往見。呼爲仙人。翁曰。吾非仙。但能吐納引導。得不死耳。叩其術。曰。不離乎丹經。然非丹經所能盡。其分寸節度。妙極微茫。苟無口訣真傳。但依法運用。如拘方治病。病必殆。緩急先後。稍一失調。或結爲癰疽。或滯爲拘攣。甚或精氣督亂。神不歸舍。竟至於癩癩。又問服藥可得延年乎。曰。藥以攻伐疾病。調補氣血。非所以養生。用藥不得法。反足以戕生。巨源請執弟子禮。勿許。悵然而返。夫老翁議論篤實。不類方士之炫惑。巨源又屬篤信君子。是姪之鄉榜同年。從來不說誑言。用是姪敢舉其言以上聞。

寄內子（論兒女婚姻）

來書達千餘言。家庭巨細。親戚興衰。事事敘述詳明。閱之一目了然。彷彿身返家鄉。使我三年餘思鄉之念。一旦爲之消釋。慰甚。慰甚。三兒年稍長。在早婚之家。固

當及時訂婚。而古禮以三十爲男子成婚之期。則相差尙有十四年。儘可暫作緩圖。並且世族之家。專尙虛榮。余現在謫戍。稍有聲望者。豈肯以愛女偶戍臣之子。還是徐待時機。托賴祖宗餘德。余得邀賜環之命。遄返故鄉。料理兒輩婚姻。未爲晚也。惟三兒值此成年之初。爾宜鄭重管束。不正當之小說。莫許其寓目。解人事之婢女。莫令其伺應。出門務遣老僕跟隨。二兒早經娶妻生子。閱歷稍深。堪爲雁行之導。宜囑其加意防範。勿使其誤交損友。引作狹邪游。蓋外事非耳目所能及。父在外。應由長兄負責。卽以此旨轉訓二兒。注意乃弟。苟有不規則舉動。以言規勸。不從。則稟白堂上。爾可施以嚴責也。先嚴冥誕。不宜在家中做佛事。以防親族聞知。相率送禮。又多一番酬應。戍臣之家。禮所不許。然而余漏言獲譴。已覺愧對先靈。若因余謫戍。忍置冥誕於度外。益重我不肖之罪。祇可擇一幽僻禪院。屆期誦一日普佛。至戚瞞不了。其餘一概勿使聞知。至囑至囑。

寄內子（論花木變形無關休咎）

來書以余舊栽之梅瓣蕙蘭。本屆開放。瓣形變長。已改舊觀。疑爲不祥。然而花草

微物也。得地氣以生長。變形亦關乎地氣。與人身休咎。渺不相關。譬如方竹生於福建。方柿產於燕山。易地則皆化。方爲圓矣。猶記余幼時。曾從外祖家。乞得方菊四盆。花朵瓣瓣正方。宛若裁翦者。名黃金印。作深黃色。天津查氏之佳種。來年幸得服盆。而花瓣已變橢圓形。再一年則變成全圓矣。更有人造奇花。隔日卽回復原形。例如素心蘭。祇須以硫磺燻已開之紅心蘭花。次日卽變成素心。但越日仍要回復本來面目。至於余家之梅瓣蘭花。出自河間王氏。余以一篇墓志銘。換得一剪。第二年無花。自第三年起。始見花。素栽於盆。未曾變種。至余西戍。始從京寓搬回家。不料爾卽移栽於地。致得地氣而變易花形。花草何知。無關休咎。不過名花化爲凡卉。猶如美人變成醜婦。未免可惜耳。爾幸勿以我謫戍。日夜憔悴。飲食少進。變成瘦骨伶仃。使余回里日。望而卻步一笑。

寄秀嵐弟（論漢儒宋儒之學術得失相當）

吾弟有志研究經學。甚善。來書詢問漢儒以訓詁專門。宋儒以義理相尙。二說究以何者爲優。夫泛言之。似覺漢學粗而宋學精。實則不明訓詁。義理何自而明。溯

自孔子刪定羣經。垂教萬世。大義微言。遞相授受。漢代諸儒。去古未遠。訓詁箋註。類能窺先聖之心。又淳樸未漓。無植黨爭名之習。故能各傳師說。篤溯淵源。沿及北宋。勒爲註疏。研窮玩索。各抒心得。平心而論。尙書三禮三傳毛詩爾雅諸註疏。皆根據古義。斷非宋儒所能。論語孟子宋儒積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斷非漢儒所及。此謂各有所長。漢儒或執舊文。過於信傳。宋儒或憑臆斷。勇於改經。此謂各有所短。計其得失。正復相當。若藐視漢儒。不加探討。概用詆排。視猶土苴。未免旣成大輅。追斥推輪。得濟迷川。遽焚寶筏。莫怪後世飽學之士。代漢儒抱不平。又紛起而攻宋儒之短矣。按宋儒之攻漢儒。非爲說經起見。特求勝於漢儒而已。後人之攻宋儒。亦非爲說經起見。特不服宋儒之詆漢儒而已。總而言之。漢儒之學深奧。非讀書稽古。不能下一語。宋儒之學淺近。人人皆可以空談。其間蘭艾同生。誠有不盡饜人心者。吾輩說經。只求實在。攻擊之詞。概置弗論。獲益多矣。

訓次兒（嘉許不畏鬼）

北村別墅中。守門者前言見狐。今言見鬼。以致家人裹足不敢入。昔年爾伯本擬

售去。余因祖宗創建之屋。不忍捨棄。立梗其議。始得保存。爾因今歲逢大比。特挈一僕。岸然往別墅讀書。居處兩月。安然絕無聞見。壯哉。兒志可嘉焉。本來祇聞鬼畏人。未聞人畏鬼。讀書人猶其不畏鬼。嘗聞曹司農之弟菊存言。客夏自歙赴揚州。因事往友人家。時當盛夏。延坐書室。甚覺涼爽。至夜深。不忍去。友曰。本擬下榻相留。奈房屋窄小。此室又有鬼。不可居。人曹膽素壯。強居之。至夜半。有物自門隙蠕蠕動。入室變爲女子。曹若無睹。鬼忽披髮吐舌。作縊鬼狀。曹大笑曰。猶是髮。猶是舌。何足畏哉。鬼忽自摘其首置於案。曹又笑曰。有首尙不畏。况無首耶。鬼技窮而倏滅。夫世人被鬼崇者。大抵畏鬼之人。畏則心亂。心亂則神渙。神渙則鬼得乘之。不畏則心定。心定則神全。神全則沴戾之氣不能干。鬼必退避。吾兒之不見鬼。殆亦心定神全之理歟。可嘉可嘉。

寄族兄次辰（答問鬼壓人）

來書詢弟以鬼壓人。有死有不死。有病有不病之理。按鬼壓人。乃取啖人之生魂也。蓋鬼爲餘氣。苟非忠義節烈英雄兇悍之人。死後其氣漸消漸滅。以至於無。得

生魂之氣以益之。猶可苟延不散。故女鬼恆與人狎。攝其精也。男鬼不能攝人精。恆吸人生氣。亦猶狐之採補也。凡經鬼壓而死者。所遇男鬼也。經鬼壓而病者。所遇女鬼也。精足髓滿之人。可病而不死。素來斲喪之人。不病亦難生。至於遇鬼壓。而能不病不死。無損毫末者。乃係夢魘。必非真遇鬼壓。猶憶友人劉挺生言。康熙庚子。有五舉子結伴同行。及晚遇雨。棲宿破寺中。至夜半。四人已酣睡。惟一人因有擇蓍病。轉輾不能成寐。忽覺陰風陡起。令人毛骨悚然。探首愕視。見有數黑鬼自牖入。齊向熟睡之四人噓氣。四人卽夢魘。又向自己噓氣。心雖了了。無如身難動。而口難言。旋亦昏昏。似覺有人拖曳之。驚而稍醒。身已離故處。似被繫縛。欲呼救。則口噤不能聲。張視四人。亦然縱橫偃臥。衆鬼共舉一人。吮其足底。以次吮二人。行將及己。恐怖欲絕。忽有一老翁自外奔入。厲聲叱曰。野鬼毋得造次。此二人有祿相。不可犯也。衆鬼始遁去。老翁亦逝。五人倏然自醒。述所見相同。知爲遇鬼。抵京後。亟就名醫求治。始得不死。後來五人中。有一終於訓導。一終於教諭。挺生爲河間教諭。故笑語我曰。平生自薄此官。不料爲鬼神所重也。

寄秀嵐弟（解釋山精）

我弟往西山掃墓。何不偕猶子同行。以致子身往還。瞥睹怪物。致受虛驚。夫山林曠野。本爲山魃鬼魅出沒之所。樵夫獵戶。時有所遇。不足云奇。而吾弟所見。恰與海起雲從。征時所睹者。殆同類乎。海君爲烏魯木齊參將。從征烏什。戰罷還營。經過山麓。見樹樞間一黑人。探首外望。疑爲間諜。奮矛刺之。中石火光四射。矛折臂痛。而黑人已渺不可得。疑爲目眩。而石上血跡殷然。始知爲山精。吾弟所見一小人。深升樹頂。身黑色而無毛。決非猿猴。拾石投之。倏忽不見。不是山精。斷無有如此迅速者。古人云。深山大澤。無所不育。洵非虛語也。

寄從兄坦居（報告西戍近狀）

兄東弟西。相隔達三千餘里。關河迢遞。音問鮮通者。已將一載矣。而今手示傳來。欣悉吾哥弄璋有慶。已獲麟兒。喜甚慰甚。弟居戍地。幸賴將軍青眼。辦事尙不掣肘。此次平定蒙匪。弟未身冒矢石。無功可言。蒙將軍厚遇。開列保舉。奏請開復。現雖未得廷諭。大約可沐天恩。聖意本令弟將功折罪。而今毫無建樹。得邀寬宥。撫

心自問能無愧怍乎。吾哥治下新出之匿尸案。據弟愚見。定係走尸。而非匿尸。弟居京時。嘗聞天津有富家妾。備受大婦凌虐。縊於桑林。保正報縣。因時已晚。不及蒞驗。命吏守之。次日官至。尸與守者俱不見。亦疑爲匿尸。窮治而無獲。保正因是斥革。流爲乞丐。閱五年。始得之於灤州。蓋妾有殊色。守者爲少年。涎色而淫其尸。尸得生人精氣而復甦。遂相訂爲夫婦。同逃至灤。此係康熙末年實事。弟親見諸檔案。非虛言也。今案下死者。既係少婦。雖則妍媸未見。而守者亦已逃匿無蹤。則其爲走尸也。不難按理測度。况縊死者。既屬宦家買絕婢女。雖有苦主出頭控告。斷無償命之理。則匿尸出自何人。反覺于情不合。至于偵騎四出。遍索無蹤。亦在勢所必然。蓋攜走尸同逃。避匿遠方。深居簡出。一時又安從偵緝。此案若苦主不出頭嚴控。終作疑案。亦屬仁人之心。蓋論法律。淫尸借遁。兩罪俱發。論佛法。婢被虐屈死。守者設法以生之。當不爲罪。愚意如此。質之我哥。以爲如何。

寄內子（誠勿因病殺蛇）

爾左日常赤。乃係肝火熾旺之故。當服平肝降火之劑。不宜信傭婦之言。食蛇胆。

以求明目。雖則蛇亦採列本草。究非宜食之品。况服鮮蛇胆三顆。必須殺害三條。蛇命雖係卵生物。却能知冤必報。凡遇毒蛇。人無殺害心。則終不遭害。苟有見必殺。終有受毒之日。此說驗之頗信。是非毒蛇之有性靈而知報氣機相感耳。所以狗見屠狗者必狂吠。非識其人。亦感其氣也。爾欲目疾告痊。祇須清心。蠲怒。戒殺放生。較之服蛇胆。有效多多矣。

寄秀嵐弟（告知開復原官）

愚兄仰叨祖宗福庇。已蒙聖恩開復原官。回京供職。初七日接旨。初九拂曉登程。中途被雨雪所阻。朔風撲面。如利刃刺骨。古人詩云。雪擁藍關馬不前。誠紀實也。由是行程紆緩。直至月底始抵京。四年遠別。今日重來。城郭依然。而市廛景象。非復舊觀。能不令人興今昔之感耶。舊僕王德。余出京時。他懇乞隨行。余因念其年老。隨我遠赴西域。于心不忍。遂轉荐于董尚書。不料其猶戀戀于故主。余入都門。他已肅候道左矣。當此世道凌夷。人心不古。士大夫都尚錦上添花。殊少雪中送炭。而奴僕輩反能不忘故主。甘同患難。實屬難能可貴焉。余仍寓羊肉衚衕舊居。

蒙皇上召見一次。垂詢西域民情頗詳。余奏對甚長。尙無大誤。約歷一時之久始退。余離別家園已十七年。擬乞假歸里修墓。未識可邀俞允否。我弟有暇。胡妨來京一行。臨書忽忽。不盡欲言。

寄內子（告知還京供職）

四年謫戍。一旦還京。在爾聞之。必然喜溢眉梢。額手相慶。在我沐此天恩。愈覺報稱爲難。蓋身當言路。若壅蔽天聰。是謂溺職。若學鉄面御史。據直上聞。必爲怨府。惟冀早日脫離此職。便可免却許多煩惱。余曾以此意語諸董尙書。尙書曰。兄且少安毋躁。而今否運已除。不日將爲兄道賀矣。余訝其語言吞吐。請申其說。尙書曰。皇上謂兄有運籌帷幄才。在烏魯木齊。襄贊伊犁將軍。平定蒙匪。殊堪嘉尙。現在軍機處人才缺乏。皇上頗屬意於兄。當賀不當賀。余尙未之信。不料閱三日。果然降旨。派余入軍機處。將有官報到家。不論來人多少。祇須賞銀四兩。余本擬乞假歸里。現在只好姑作緩圖矣。

寄內子（告知在軍機房赤膊險受處分）

哈哈余險乎又赴烏魯木齊效力。蓋因近日京中酷熱爲歷來所未有者。余素性畏熱。而日須穿長袍。入值軍機房。苦不堪言。昨日酷熱更甚。諸大軍機皆未入值。祇有余與一朱姓章京。余便放浪形骸。除去長袍。高踞胡床。披襟執扇。正在獨樂其樂。朱章京忽顧我低語曰。聖駕來矣。余如聞青天霹靂。惶遽無措。不及穿袍接駕。一躍而下。匿身坑後。久之不聞聲息。只道聖駕已去。探首諦視。奈余之眼鏡。摘除在公案上。目光模糊。但見坑上坐一人。面朝外而背向內。只道是朱章京。問之曰。老頭子去幾時矣。爾奚不關切一言。免得余蜷伏在坑下。詎知那人怒目返顧曰。派爾在此辦公。誰教爾蜷伏坑下。余聞口音。知是皇上。直嚇得余屁滾尿流。勢不能仍匿坑後。只得匍伏叩頭請罪。皇上曰。擅敢稱朕老頭子。該當何罪。余叩頭強辯曰。此是臣下尊敬聖上之意。老猶言天下之大老。頭卽元首之義。子卽子元元之意。宋儒尊稱皆曰子。如孔子孟子皆是也。皇上曰。爾自仗口才敏捷。還敢強辯飾非。今有一成句曰。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隨口對來。恕爾無罪。余應聲對曰。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天顏始霽。揮令起去。聖駕仍由後軒還宮。余至

下午退值還寓。卽草此函。猶覺心頭忐忑。幸遇聖上優容。未曾加罪。然而余胆幾乎嚇破也。此皆由于目光短視。素性畏熱所致。古人云。慎言寡過。洵不誣也。

寄族姪貽孫（論十洲三島崑崙瑤池皆非仙境）

來書云。海中十洲三島。崑崙五城十二樓。以及瑤池懸圃。是否爲仙界佛國。按十洲三島。傳言俱在東洋。而余嘗見日本五京地志及山川全圖。疆界僅數千里。無所謂仙山靈徑也。朝鮮琉球之國使。余嘗數數與談。皆曰東洋自日本以外。大小國土凡數十。大小島嶼不知幾千。每帆檣萬里之商船。均未聞有仙境。惟琉球之落滌。似乎三千弱水。然值潮平之歲。商船亦可往還。亦不聞有白銀宮闕。然則十洲三島。純屬虛構之詞。惟崑崙爾雅史記中。皆稱河出崑崙。攷河源有二。一出和闐。一出蔥嶺。或言蔥嶺其正源。和闐之水入之。或言和闐其正源。蔥嶺之水入之。二流既合。莫辨誰主誰賓。要之兩山之中。必有一崑崙。確隸版圖。開屯列戍。已四十餘年。更無所謂五城十二樓也。至于瑤池懸圃。概乎未見未聞。乃屬詞賦家空中結構之辭。惟諸佛菩薩骨塔。至今猶在拔達克善靈鷲山中。題記梵書。一一與

經典相合。我朝追勦波羅泥都霍集占。曾至其地。見大雷音寺中。有石室六百餘間。乃屬回部游牧之地。並無所謂銅城佛國也。由是以推。南懷仁坤輿圖說所記。五大人州之珍奇靈怪。皆屬藻繪之詞耳。又嘗聞周書昌編修言。有佛緣者。能見佛界。有仙緣者。能見仙境。然乎否耶。則余與仙佛無緣。不敢以談狐說鬼之狂言。妄決有無也。

寄四叔母（詢問亡婢葬處）

昔年承先四叔母慈愛。擬以侍婢文鸞相贈。曾爲之製備衣裳簪珥。已戒日脂車矣。旋爲嫉妒者嗾其父。向吾叔母多所要求。事遂作罷。而文鸞竟因是憂鬱發病死。事後兄亦稍稍聞之。猶如雁過長空。影沉秋水矣。日昨料理奏牘。過夜半始睡。忽夢一女翩然來。初猶不識。驚問爲誰。凝立無語。細視裝束。不類大家女。始悟其爲文鸞。遂語之曰。爾其文鸞乎。彼卽微頷其首。醒後思之。何二十餘年來。忽置度外。今忽無因而至。殆遺骨不安乎。抑賈恨以歿。特來訴怨乎。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能不令人悵悵。爰爲之賦秋海棠一絕曰。憔悴幽花劇可憐。斜陽院落

晚秋天。詞人老大風情減。猶對殘紅一悵然。詩成錄寄吾弟。以誌吾之有負文鸞。并詢其葬處。擬爲之樹石。曰貞婢文鸞之墓。并作記勒石於旁。使我子孫歲歲奠以卮酒麥飯。文鸞有知。當亦含笑於泉下矣。

寄弟秀嵐（送執照歸家）

茲遣王德送歸。顧季雲、馮仰高、九品執照各一紙。眼藥膏藥各一包。參鬚四匣。係次良弟托買者。現作贈品。不必向其取償。顧馮二人各對一付。可連執照一併送去。兩家捐項。余各墊京平足銀一百十七兩四錢。兩處送錢來。不必寄京。留在弟處作家用。因余近來經濟稍裕。尙敷化用。非若初入京時。常常借債度日也。紫府姨丈七十壽誕。吾竟不克登堂叩祝。悚疚之至。壽禮弟兄合送八色。計值約三四十千。書不一。餘俟後聞。

寄從兄坦居（答問科場拜榜之誤解）

科場填榜完時。主考必更易朝服。行九拜禮。然後捧出。此舊制也。吾哥因聞堂吏呼謂拜榜。用是滋疑。其實並非拜榜。乃係拜摺。蓋以公事論。榜上皆係舉子。試官

斷無拜舉子以私誼論。榜上皆屬門生。座師斷無拜門生。按放榜之日。當即以題名錄進呈。祇因考卷彌封。無從先寫。必待折卷唱名。榜題一名。卽付以填榜紙條。錄寫一名。及榜填齊。題名錄亦寫全。錄不成。榜不放。錄不出。於是榜錄並陳於案。奏摺預先備就。遂具香案。拜發進呈題名錄之奏摺。而榜大錄小。燈光之下。祇見榜不見錄。與奏摺。因是無識之堂吏。遂誤認爲拜榜。厥後或繕錄未完。天已將曉。試官急於復命。先拜而行。遂有拜時不陳錄於案。致疑爲拜榜者。久而視爲固然。堂吏因可無錄而拜。遂竟不於寫榜時。併填題名錄。由是而有追送題名錄之例。寫榜竣後。類率無錄而拜。遂將拜摺之理滅沒。潛移於拜榜。而視爲定例。殊可笑也。弟前充考差時。亦行無錄拜榜之禮。心竊疑之。後詢諸先師阿公。勤公始恍然悟。所行乃係通常之拜摺。並非拜榜也。質之吾哥。亦必以拜摺爲然也。

訓次兒（誥誡勿於舊壁間擅闢窗櫺）

風水之說。雖非君子所尙。然而堂堂翰林院中。尙且諸多避忌。相傳翰林院堂。不啓中門。啓則不利於掌院。癸巳開四庫全書館於翰林院。質郡王臨視。不得已啓

中門延之。俄而掌院劉文正公逝。又傳原心亭中之西南隅。有父母之翰林。不可設座。坐則必有刑尅。陸耳山學士素惡風鑑。毅然設座。時未兩月。竟丁外艱。其餘部院亦各有禁忌。相傳禮部甬道屏門。舊不加搭。渡錢籜石前輩不信。偏設搭渡而行。以免旁繞。旋有天壇燈杆之事。帝都部院尙如此。何況臣下門庭。爾因臥室中黑暗。擬將後牆拆去。改作窗戶。既經風鑑相宅。力言東向不利。不宜改作。爾竟固執大寒無忌。竟置兄嫂之言若罔聞。頑固已極。古語云。暗房亮灶。臥室愈暗愈妙。何竟獨持異議。爾因夏令房中酷熱。以致生子出痘而夭。然而此宅建自爾先高曾祖。在爾臥室中長大者。不下十餘人。死生本屬大數。豈能歸咎於房屋耶。畢竟不願居是室。儘可與兄嫂易室相居。勿許擅關窗戶。毋違特諭。

寄秀嵐弟（爲外甥乞題古鏡）

外甥田小香送來一古鏡屏。乞余攷定。是其先祖統兵駐巴爾庫時。鑿井得之。旋被竊。今春復得之於市上。物各有主。殆其然歟。此鏡製作精妙。銘字非隸非八分。類似景陽鐘銘。惟土蝕多剝損。殊難探討。轉倩同年翁樹培推尋。知爲唐物。誠奇

珍焉。余爲鐫其釋文於屏。跌而題二詩於屏背曰。曾逐氍毹出玉門。中唐銘字半猶存。幾回反復分明看。恐有文知爲手痕。暫別仍歸舊主人。居然寶劍會崇徽。舊如揩盡珍珠粉。滿匣龍吟送紫珍。小香亦有題識鐫屏背。敍其始末甚詳。因其欲乞我弟題詩。鏡係珍奇品。不敢遣人送歸。恐有損壞遺失故也。爰此詳告始末。苟有興。卽爲一揮寄我。好與鏡屏一起歸趙也。

寄內子（論奇盜割耳給藥）

來書言三姨此次歸甯。舟行遇盜。未失物。亦未傷人。忽然呼嘯而去。余以爲非盜也。或係豪傑之士。誤認仇人眷屬。扮盜而來復仇。見面始知誤認。遂哄然而散。然而飽受虛驚。亦云險矣。天下事往往有令人百思而不解者。嘗聞門人邱芹生言。其戚赴任。舟泊灘河。夜半忽有數盜。執炬露刃躍入艙。衆皆戰慄。潛伏。一盜拽女主人起曰。願乞夫人一物。不必驚怖。卽拔刃割一左耳。鮮血淋漓。盜卽於懷中出刀傷藥敷之。并告語曰。七日勿洗去。自能結疤痊愈。言下相率呼嘯去。女主人怖幾失魂。其創處果覺血止而痛亦減。旋即平復。此事殊與三姨稍有異同。以爲盜

耶。未劫一物。以爲仇耶。又不殺不淫。旣非仇非盜矣。又何爲而割耳。旣割其耳。又贈以止血良藥。是專爲取耳來也。卽使耳能配藥煉丹。世間婦女如恆河沙數。何必定取此婦之耳。千思萬索。終不得其所以然。邱生又曰。苟得其盜。自必有其所以然。亦必在情理之中。余曰。爾戚何不詢盜以割耳將何用。則悶葫蘆自可揭破矣。總之世事無奇不有。萬不可據理以斷有無也。

復族姪貽孫（論雅狐願虛媵高士）

來書言正人高士。狐怪見之。必退避三舍。殊不知愈是正人高士。狐怪愈欲親之。近之。特不敢媚之耳。嘗聞諸先大父言。有董天士者。明末高士。以畫自給。居老屋兩楹。終身不娶。井臼自操。亦不僱僕婢。一日晨興。見衣履皆置手下。盥漱具陳案上。心知有異。遂自語曰。是必有妖將媚我也。忽聞窗外小語云。非敢媚公。實欲有求於公。因羞澀難於自獻。故甘執婢役以待公問耳。天士胆素豪。遂命之入室。祇見一娟靜好女。檢衽而前。自稱爲狐女溫玉。問何求。曰。狐有二畏。一畏神靈。避其稽察。二畏有福。避其旺氣。三畏有德。避其正氣。三畏中。惟有德者最爲吾族所畏。

敬。苟得托附於有德者。猶如貧家女得配富貴子弟。族黨皆以爲榮。公非義不取。非禮不爲。乃有德之高士。倘許妾奉侍巾櫛。三生之幸。然知公必不許。敢求假一虛名。爲妾繪一扇頭。題曰某年月日爲姬人溫玉作。寵賜多矣。願常爲公執婢役。言訖。卽出精扇置於案。鶴立以待。天士愛其雅潔。笑爲之畫扇。溫玉自取小印。印扇上。拜謝而去。次晨仍來捧衣履。侍盥漱。終年無誤期。由是故老傳言。董天士有狐妾。或曰董爲耿介絕俗之士。決無此事。孰知其所遇雅狐。襟懷散朗。貞潔不俗。宜乎高士之甘收爲虛媵也。只恐老姪遇之。亦未必餉以閉門羹也。哈哈。

寄內子（論對付僕役宜寬嚴得中）

家主對待僕役。示以嚴威。不如施以寬大。蓋若輩都屬不知禮義道德。稍受斥責。便思報復。在彼罔知輕重。設計陷人。而蒙其害者。痛苦難堪矣。今兒輩習染宦家公子氣。呼奴使婢。視若牛馬。稍有延誤。面斥不留餘地。家庭間時聞叱罵婢之聲。必非興旺之兆。並且奴婢銜恨日深。必圖報復。余門人李筱梅。以縣令分發雲南。家本寒素。僅攜一子一僕赴滇。需次會城。久之得補一缺。處境漸寬。祇因籍隸

江南兼之家居鄉僻。竹報難通。故與妻子幾斷音問。旋因僕人購物舞弊。爲子所悉。面數其罪。僕猶強辯。子益怒。奔告於父。杖而逐之。僕銜恨刺骨。主人家世固所備悉。遂僞造凶信。謂主人父子相繼染疫卒於任。二棺浮厝佛寺。當措資往迎。並述遺命處分家事頗詳。李妻得信大哭。擬卽措款赴滇迎柩。無如世態炎涼。平日拮据。尙可向親戚就商緩急。自得彼梅死耗。索逋者時來逼迫。遑論借貸。踏遍親戚之家。飽受白眼。日惟以淚洗面耳。會有彼梅同寅兼同鄉者。丁艱返里。遂托寄千五百金至家。其妻始知前函之受給。不禁破涕爲笑。前年彼梅來書云。世人忽貴忽賤者多矣。忽貧忽富者亦復不少。惟有忽生忽死。使夫婦相見如再世者。祇有門生一人耳。只緣兒子一時憤怒。累及慈親。無端傷悲。若無同寅返里。恐有危及生命者。其僕固罪有應得。其子亦難辭咎也。爾將此函給諸子閱看。毋蹈李子之覆轍。苟僕役舞弊。祇宜辭歇。不可撲責。此亦治家之要道焉。

訓三兒（誠勿弋禽獵獸殘殺生命）

新春游戲之事亦多矣。猜燈謎。放紙鳶。皆屬有益無損之舉。偏爾不爲。而喜入山

林曠野。張弓佈網。獵取班鳩野兔。以供大嚼。夫生前口腹造孽。死後罰轉輪迴。投作豬羊鷄鴨。任人宰割烹調。故嗜食家畜。厥罪輕而不罹孽報。因係罰轉輪迴之物。當罹宰割者也。至於鳩焉兔焉。並非供人口腹之物。食之豈不罪過。若爲遊玩計。則載酒聽鷗。登山觀瀑。儘足消遣。若爲饒吻計。則魚肉葷腥。儘可大嚼。何必爲一飯之微。而殘殺禽獸之生命耶。戒之戒之。

寄弟秀嵐（賀得子并述十刹海轎役過鬼）

昨接來書。得悉吾弟又獲麟兒。欣喜之至。夫我弟成婚五載。已得三子。丁口可云旺矣。本屆旗營看操。蒙皇上派余爲監射。教場在德勝門外。先一日蒞場。及晚館於十刹海。爲前明之古寺。殿宇門徑。與帝京景物略所載。截然不符。寺僧羣居於寺門旁之平屋中。余之館舍在後殿。寺中房屋甚多。皆封閉而粘貼封條。知係曠廢日久。故寺僧不敢居處。余室內氣冷如冰。熾爐炭而仍無溫氣。燈光亦黯黯作淺綠色。知非佳境。擬另易他室。猶恐更不如此舍。業已設襖被。祇可姑宿一宵。至次晨。安然無恙。盥漱後。傳宣轎役啓行。那知昨晚九人入旁舍。酣眠至曉。已死其

一奴僕輩合住西廊。皆不敢睡。列炬待旦。尙幸無恙。祇聞隔牆封閉室中。喁喁有人語耳。余卽飭別覓居。停次晚移居眞武祠。祠中老道云。十刹海中老僧嘗見二鬼。一爲縊死者。一爲冤死者。然余觀室中封閉之室。約有十餘間。似鬼物尙不僅冤縊二怪也。余嘗見前人筆記中。所載貪趕行程。錯過旅店。暫棲古寺。往往遇見鬼怪。少時以爲虛妄之談。今日始知確係紀實也。

寄內子（釋夢）

爾夢持炬登舟。若係安靜而夢。日間並未思及乘舟遠行。則爲正夢。主諸事大吉。我其有遷陞之望乎。然而夢主吉凶。余頗不信。有謂氣機感召而成。似較近理。例如念念不忘。凝神生象。是爲意識所造之夢。禍福將至。朕兆先形。是爲氣機所感之夢。心緒膺亂。精神恍惚。心無定主。而現種種幻形。是爲意想歧出之夢。惟夢之爲兆。變化杳冥。千態萬狀。其大端不外乎此。至于占夢之說。載在周禮。事近祈禳。禮參巫覡。早爲攻周禮者所疑。余亦以爲世人如恆河沙數。夢神何獨示夢於此人。此人一生得失。亦必不一。何獨示夢於此事。以此言質諸長柳甘德。只恐亦窮。

於釋義也。且焉夢兆隱約。事機不洩。何必示之。既示之矣。而又隱以不可知之象。疑以不可解之義。何夢神之不憚煩。日造此啞謎。以令人摸索耶。吾知鬼神必不若是之愚也。都由占夢者姑神其說。以欺世惑人耳。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有何吉凶之足憑哉。

寄弟秀嵐（誠勿與匪徒結怨）

陸虎南爲吾鄉巨匪。今已被擒。掃其巢穴。從此鄉人皆得高枕而臥矣。直隸爲皇都接壤之區。該匪竟敢目無法紀。犯案累累。宜乎制軍震怒。誓欲滅之而朝食。第巨匪羽黨必多。現祇擒其首。不可不防其黨羽報復。我弟所辦民團。既敢協助縣差擒厥巨匪。則團中必多好身手。弟宜以忠義之言。時加激勵。并勗其勤加操練。以防匪黨之銜恨報復。此次吾弟因縣差之求助。毅然命團衆拔刀相助。爲地方除害。急公好義。其志可嘉。惟吾弟係文弱書生。少與亡命之徒結怨。爲是若輩。慙不畏法。并且心腸之狠毒。直不足以言語形容。嘗聞從叔梅庵公言。閩中有巨盜曹四麻子者。黨羽甚衆。專以殺人越貨爲生涯。官廳懸賞緝拿。咸畏其獷悍。不敢

逮捕會有書生孫某。所居村與匪巢接壤。遂與村人密約。招曹來春宴。醉以酒而擒之。獻於縣。領得賞銀與衆共之。衆皆曰諾。時值新正。特邀曹四春宴。中計被擒。由閭村壯男駕舟獻於縣。匪黨守至天明。不見首領還歸。知必有異。旋悉爲孫某所害。銜恨如刺骨。待至夜半。各執硫磺烟硝。潛至孫村放火。全莊三十餘家。盡成焦土。孫某自火焰中逸出。仍爲匪黨所執。縛而投諸火。餘衆得逃生命者。亦僅十之二三耳。可不畏哉。以後我弟對於公益之事。祇宜量力而行。苟有後患者。還是遠避爲宜。

寄從弟次良（論別有寓意之豔體詩）

香奩詩都標無題。歌咏美人者固多。然亦有別寓深意。而假托豔體者。譬如前朝遺老。懷念故主。遂假托無題。抒寫念舊之情。同年申鈇蟾。好以香奩體。寫不遇之感。嘗見其因謁某巨公未見。戲爲無題詩曰。聖粉圍牆罨畫樓。隔窗聞撥細箏篴。分無信使通青鳥。枉遣游人駐紫驄。月姊定應隨顧兔。星娥可止待牽牛。垂隨疏處雕櫳近。只恨珠簾不上鉤。殊有玉溪生風致。我弟來書云。無題詩中徃往引用。

神仙以比例。未免儼不與倫。則我弟初見此詩。又將曰不應疑及織女。誣巖仙靈。然而李義山詩云。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罷織一相問。只應不憚牽牛妒。故把支機石贈君。更覺有辱織女矣。其實義山之意。在於令狐文人掉弄筆墨。恆喜借神仙作比喻。初與織女無涉。鐵蟾此語。亦猶義山之志也。夫詩人引用。漁獵百家。原不能一一核實。至於靈怪集所載郭翰遇織女事。則悖妄之甚矣。蓋自莊列寓言。借以抒意。戰國諸子。雜說彌多。由是後人穿鑿煅煉。益復肆無忌憚。如漢書賈誼傳。有太守吳去愛幸之語。是例長沙爲變童。史記高帝本紀。稱母媼在大澤中。太公往視。見有交龍其上。故晁以道詩云。殺翁分我一杯羹。龍種由來事。冥杳是誣。高帝爲龍交所生。非太公之子。誠屬荒謬。學者引用典故。是當攷校眞妄。誠不可炫博矜奇。任意引用也。

訓三兒（訓誠好射獵）

爾好射獵。前已誥誠。可曾遵改否。爾須知無端殘殺生物。終必償命。余同年申鐵蟾爲陝西試用知縣。前月忽寄一札與余。詞意恍惚迷離。殊難索解。絕不類其平

日之手筆。知其改常。必有變端。未幾計音果至。既而邵二雲贊善告我云。鐵蟾在西安病後入山射獵。歸而見目前二圓物。旋轉如輪。瞑目亦見之。忽然圓物爆裂。躍出二小婢。稱仙女奉邀。魂卽隨之往。瓊樓貝闕中。一絕代麗姝。通詞自媒。鐵蟾固辭。女子老羞成怒。揮之出。霍然而醒。越月餘。睡後又見二圓物。如前爆出二小婢。邀之往一幽深宅第。問此何地。邀我何爲。曰佛桑請題堂額。因爲八分書佛桑香界四字。前女子又來自媒。謝以不慣居此。女怒。強捧其首而吮其腦。痛極而醒。遂大病。請方士李某診治。進以赤丸。嘔逆而卒。人皆謂其好獵之報。爾在青年。正當發奮求學。獵獸之事。非爾所爲。兼之鐵蟾之前車可鑒。豈不殆哉。

訓次兒（囑查被竊古硯）

余平生最愛古硯。少時蒙姚安公見贈小硯一方。背有銘曰。自渡遼携汝。伴草軍書。恆夜半。余之心惟汝見。款題芝岡。銘蓋爲熊廷弼公軍中之硯也。余家舊藏一小硯。左側有白谷手琢四字。當是孫傅庭公所親製。二硯大小相近。遂合爲一匣。久藏汝佶兒處。汝佶死後。被婢嫗所竊。此乃前代遺物。豈容散失。爾宜留意。時往

骨董肆及舊貨攤上物色。務求原璧歸趙。余新得一琴硯。乃張桂岩所贈斑駁剝落。古色黝然。右側下端鐫西涯二篆字。中鐫行書五絕詩曰。如以文章論。公原勝謝劉。玉堂揮翰手。對此憶風流。款曰稚繩。乃高陽孫相國字。確係懷麓堂故物。左側鐫小楷七絕詩曰。草綠湘江叫子規。茶陵青史有微詞。流傳此硯人猶憶。應爲高陽五字詩。款曰不凋。乃太倉崔華之字。華爲漁洋山人門人。漁洋論詩絕句曰。江南腸斷何人會。只有崔郎七字詩。卽指華也。而二詩皆不載本集。豈以語涉詆訶前輩。編集時自刪之歟。曾質之劉石菴參知。因詩不見本集。頗疑其僞。然而古人詩不載於本集。而散見於他人筆記中者。往往有之。石菴之言。不足信也。因得此硯。而憶及汝侏死後之失硯。囑爾注意物色。勿懈。

寄族姪貽孫（論新喪回煞見鬼）

來書云。僕人喪母。回煞見鬼。安然無恙。而世人都稱見煞必死。此僕何獨能生。吾姪因合鬼煞爲一談。致啓猜疑。實則鬼與煞。截然兩途。煞不常見。見必死。鬼乃屬生人之餘氣。新喪餘氣未曾消滅。故回煞往往見鬼。而無他異。但餘氣漸消漸滅。

故閱日久。不復見鬼。此理易明。余辛巳乞假養疴北倉。趙氏請余題主。歸宿楊村客舍。余先就枕。僕隸在外舍。尙未睡。余忽睹一綠衣女子。揭簾入。甫露面卽退出。余疑爲趁座妓。亟呼僕遣去。僕見外戶已閉。四下尋覓無人。遂詢諸逆旅主人。主人曰。七日前有宦家婦。因病返里。宿此而卒。三日前已移柩去。今日適逢回斂之期。殆卽死婦之鬼歟。此爲余目睹之事。堪以解吾姪之惑也。

寄內子（誠勿購畢肖人形之木偶給兒童玩耍）

住宅雖廣。向無怪異。今何婢媼輩屢言見鬼。爾擬建醮禳之。當世之僧道。誰爲真有道行。而能驅狐捉鬼者。不必作此無益之舉。祇須將諸媳購給孫輩之泥人木偶。凡屬畢肖人形者。一併投諸火。怪異自絕。蓋肖人形之玩物。日久多能幻化。昔族兄仲涵官旌德時。一同官好戲劇。命匠造一女子。面目手足。一一如人。并有關係。可以活動。常置書室中。以資笑噱。嗣後入夜。每聞書室中格格有聲。穴隙窺之。只見木人在月影中來往。請主人來觀。信然。舉火焚之。怪聲遂寂。故余亦疑及此物。爾須檢查孫輩玩具中。可有畢肖人形之件。一律投諸火。其功效較建醮多多。

矣

寄從兄旭升（論墓地風水）

墓地風水。由來尙矣。我家蚌珠崖老坟。形勢得之天然。宛若老蚌吐珠。不獨歷來堪輿家都指爲牛眠善地。卽行人道出其間。亦莫不極口稱譽。猶記弟辛己乞假祭掃。有富室同堪輿家。在我家墓上相地繪圖。弟思並無族人盜賣。彼何不憚煩。若是訝而問之。富室曰。貴墓風水之佳。莫與倫比。余欲得一相同之地。遍尋不得。今特倩堪輿家繪圖作樣。赴各省尋覓。庶或有得也。其愚誠不可及矣。余家四世皆爲士大夫。皆此墓之力也。所惜左向已有陸氏古墓。據堪輿家言。不利長房。而今先兄果與世長辭。弟之長子汝侏。亦已天逝。不利長房之言。何應驗乃爾。所以弟擬出重價。或易以五倍之地。與陸氏磋商。將古墓遷移。今得舍弟來函。云被陸伯英阻梗。伯英與吾哥有同學之誼。平日極相契合。特此專函奉托。請向伯英處設法疏通。夫求人遷墓。與劇平他人坟墓。截然不同。並不造孽。請其擇相善地遷葬。一切費用由余家任之。其古墓價值。曾經估計五百金。准於遷葬費外。如數照

給臨穎不勝懇托之至。

寄族兄次辰（請轉勸同宗勿因爭嗣纏訟）

古者世祿世官。故宗子必立後。支子不祭。則禮無必立後之文。孟皮不聞有後。亦不聞孔子爲立後。非嫡故也。間亦有爲支子立後者。大抵因絜嫠守志。不忍節婦之無後耳。譬諸童子死。本應殤。而汪錡獨不殤。義其能衛社稷故也。禮以義起。遂不可廢。凡支子無後者。亦遂沿爲例。不可廢。於是家庭之難多矣。東昌有褚姓。兄弟三人。仲先死無後。兄欲以子繼之。弟亦欲以子繼之。兄曰。弟當讓兄。弟曰。兄子幼而吾子長。爭辯不已。涉訟經年。卒爲兄奪。弟恚甚。鬱結成病。病篤時。語其子曰。吾將求直於地下。入夜昏厥死。越半日復甦。嘆曰。豈特陽官諄謬。陰官更諄於陽官。余遊魂冥司。陳訴陰官。詰我曰。汝爲兄無後。今汝兄已繼。長兄之子矣。汝特爲家產爭耶。則見獸於野。兩人並逐。惟捷足者先得。汝何訟焉。竟置不理。族姪雲谷兄弟四人。仲兄死後無子。伯兄已將次子嗣。今雲谷生子。因伯兄有兩子。已死其一。遂欲以己子嗣仲兄。無如早經嗣定。豈能蔑棄而改嗣。宜乎爭訟之不得直也。

望我兄力爲排解。勸雲谷息事甯人。毋再纏訟。弟兄耗費不貲。徒供吏胥之中飽。殊不值得。已成之議。不可推翻。祇有徐待將來。長房只有一出嗣子。而雲姪丁口旺。再商承嗣長房。較爲合法。質之吾哥。以爲何如。

寄內子（論禮曹旌表節烈不能自任菟羅）

來書詳述爾姨母之苦節。欲余爲之請旌。余位居宗伯。仍然職司天下節烈之旌。典。不過國家典制。具有條格。節婦烈女。先舉於州郡。州郡上之臺司。臺司具奏。請旨下禮曹議錫旌典。從公論也。宗伯爲禮曹之長。例得察覈之。進退之。而不得自任菟羅。不經州郡台司。不得率行請旨旌表。所以防私濫也。譬如司文柄之主考。棘闈墨牘。得握權衡。而不能取未試遺材。登諸榜上。爾姨母彷彿未試遺材。吾雖明知其節操可風。不能爲之旌表。宜托爾弟申報州郡。請台司具奏。得旨下禮部議旌。余必從優表揚也。余忝爲宗伯。明知京師有苦節孤嫠倪媪。亦只能周濟之。而不能爲之請旌。倪媪武清人。年未三十而寡。舅姑欲嫁之。彼以死自誓。舅姑怒逐之。使自謀生。流離艱苦。賴十指以撫育二子一女。皆婚嫁而均不才。孳孳無倚。

惟一女孫因貧度爲尼。媪得寄食佛寺。僅以自存。今已七十八歲。誠所謂青年矢志。白首全貞者也。余憫其節。時以錢米周之。雖不能爲之旌表潛德。而使之粗安溫飽。庶足以稍寬吾過也。

訓次兒（不宜盛氣凌人）

當世宦家子弟。每盛氣凌轢。以邀人敬。謂之自重。不知重與不重。視所自爲。苟道德無愧於賢者。雖王侯擁彗不爲榮。雖胥糜版築不能辱。可貴者在我。在外者不足計耳。如必以在外爲重。輕待人敬我。我乃榮。人不敬我。我卽辱。則與臺僕妾。皆可以自操榮辱。母乃自視太輕耶。先師陳白崖先生。嘗手題於書言曰。事能知足。心常愜。人到無求品自高。斯真標本之論。爾當錄作座右銘。終身行之。便是令子。

寄族弟次良（嘉許成人之美）

中表爲婚。古禮所禁。法律雖亦不許。却無犯罪專條。弟婦之姪。旣在襁褓中。與姑表妹訂婚。時越十八年。令舅忽聽辰哥之言。竟欲退婚。幸得我弟一言。始行合卺。禮當親戚見禮時。新夫婦必向我弟九頓首以謝玉成之德也。吾不知講學之士。

何故食古不化。都喜離人婚姻。昔有農人丁三寶者。亦自幼與姑表妹曾四寶訂婚。旋因歲饑。皆被父母質於京師鄭郎中家爲僕婢。而諱言爲未婚夫婦。郎中家法嚴峻。每答三寶四寶必從旁暗泣。郎中疑之。轉質四寶於陳氏。旋三寶亦被逐。百計圖謀。亦入陳氏爲僕。得遇四寶。相持痛哭。時已十五六矣。陳氏怪問之。則詭以兄妹對。陳氏以其名行相連。深信不疑。後連年歲稔。兩家父母同入京贖子女。轉輾尋至陳氏。而告以始末。主人始知二人爲未婚夫婦。甚憫惻之。擬助之合卺。而仍留服役。不料其館師嚴子青。不知古今事異。昌言排斥。謂中表爲婚。不獨禮法所不容。并且成婚後。兩家祖宗俱要受陰譴。父母同受天誅。主人意雖善。我輩讀書人。當以風化爲己任。見悖理亂倫之事而不沮。非君子也。遂向主人及兩家父母力陳利害。鄉愚信以爲真。兩願離異。未幾四寶鬻爲選人妾。不數月以憂鬱死。三寶發狂走出。自沈於河。未幾子青亦疽發背死。無端饒舌害人。卽以自害。後世講學家。當亦知所做惕矣。

寄從兄坦居（論食奇珍異味須有定分）

食譜所列之珍品。惟熊掌鹿尾爲常見之物。駝峯出塞外。已罕睹矣。雪蛆竹鼠。更屬少見。猩唇則僅聞其名。日昨閱少儀撫軍餽我猩唇二枚。貯以錦匣。似甚珍貴。受而視之。自額至頰。全剝而腊之。口鼻眉目。一一俱存。宛如戲場面具。余食指怦怦動。庖人不能治。廚娘不能烹。遍請京館中廚司。亦皆不識。余卽餽之董尙書。旋亦轉贈他人。迄未曉其烹飪法。諒來得嘗異味。須有定分也。

寄蘭妹（論醫治食滯簡便法）

吾妹食後易起凝滯。若係米食或葷腥凝滯。卽以所食之物。燒灰存性。調水服之。必愈。蓋油膩入腹先凝。食物過多者遇之必滯。凡藥物入胃。必湊其同氣。故某物之灰。能到某物凝滯處。油膩遇灰必散。故灰到處其滯立解。譬之以灰湯洗衣。油垢盡脫。亦猶是理也。此爲食物凝滯秘方。若脾弱之凝滯。胃滿之凝滯。氣虛之凝滯。血瘀之凝滯。痰結之凝滯等。則非食物灰所能治。宜請名醫診脉。對症發藥。較有把握。擅食丹方。似非所宜也。

寄秀嵐弟（告知目睹雄雞產卵）

雌鷄生卵。爲恆有事。而雄鷄生卵。祇見新齊諧中記事一則。余以爲寓言而已。那知門人李秀升。日昨送來一枚雄鷄蛋。其大如指。頂似閩中落花生。外有斑點。向日照之。中作深紅色。據云可用以點目。眚甚效。余尙不深信。秀升曰。夫子見疑。明日持雞來。待其當場產卵以獻。明晨果以錦鷄來。畜於庭。至午後產一卵。狀與前同。余取卵而還。以鷄旋告阿池斯少司農。阿曰。是雖罕睹。可以人力爲之。祇須以肥壯雄鷄。閉籠中。縱羣雌繞籠外。使相近而不能相接。久而精氣搏結。自能產卵。此亦理之所宜然。惟能明目。則莫明其故。世人有以蛇卵欺售者。然映日不作深紅色。眞僞可立判。語云。世間無奇不有。洵非虛語也。

寄弟秀嵐（遇水災宜急籌賑并施藥防疫）

淫雨兼旬。暴風助虐。吾鄉秋收已無望矣。陸地成江。舍南舍北。蛙遊魚戲。幾無一片乾淨土。宦家富室。安居城市。依然席豐履厚。不過稍受田產上之損失耳。至於農民。終歲勤勞。惟望秋成之大有。而今一望汪洋。禾田盡成澤國。懸釜無炊。章身無具。轉瞬西風陡起。遍野哀鴻。將何以過此三冬乎。若不散放急賑。災民不甘坐

以待斃。蜂起而爲走險之謀。則城市中之宦家富室。亦難高枕而臥矣。愚兄已函致直督撥款賑濟。無如災區過廣。僅恃公款。斷難歲事。吾弟宜就商各紳士。如劉省吾、陶李梅輩。素爲鄉人所推重。當舉爲急賑發起人。募集捐款。自可集腋成裘。一面分段設立施粥廠。一面趕製棉衣。散給辦事員。須由各紳士指派熱心公益之人。督率夫役。施粥施衣。不宜假手地保胥吏。蓋若輩不顧災黎生死。只顧私囊飽滿。莫怪世人不甘解囊相助善舉。只恐徒供中飽。災民難得實惠耳。務望吾弟留意。若輩得聞放賑。必然爭攬經手。能少用一公役。可多活災民數十。至囑至囑。再者災荒之後。必連疫癘。推原其故。由于災民因凍餓而死者衆。釀成疫癘。傳染極速。爰特錄寄治疫方一紙。係曹慕堂宗丞所贈。頗有奇效。宜速照方配置藥丸。苟災區發見疫癘。即可散給。其功德更大於散賑也。

寄從兄旭升（論官吏尙廉潔而被惡聲）

居官廉潔自持。自省不取非義財。而悠悠衆口。仍有詆毀其糊塗者。其故由于無知人之明。悞用姦黠之徒。招搖納賄。累及主人。亦被惡名。同年陳半江官直隸時。

其戚陸某爲縣令。廉介自持。而官聲不振。半江告之曰。作宰貴廉明。能窺測人心之忠正奸邪。可博名譽隆然。否則縱尙廉介。必蒙昏庸之毀。其戚不悟。卒被殃民之咎。被參撤任。豈不冤哉。

寄弟秀嵐（論書畫得失似有前定）

書畫之得失。殆亦有緣分耶。有緣者。雖被竊而能復得。無緣者。不被竊亦能遺失。潘南田畫有逸氣。余甚愛之。惟其性情孤峭。使酒罵座。落落然不合於時。偶爲余作梅花橫幅。余題一絕曰。水邊籬落影橫斜。曾在孤山處士家。只怪樛枝蟠似鐵。風流畢竟讓桃花。蓋戲其人性之崛強也。後余從軍塞外。侍姬輩嫌其敝暗。被一女畫師。以自繪桃花立軸易去。迨余還京。不見此畫。詢諸家人。宋姬曰。因公嫌其不如桃花。已與某畫師調換桃花橫幅矣。而今南田已死。無從乞其再繪。豈非得失亦有前定耶。

寄族弟次良（規勸察吏須泯偏見）

今之督撫道府。只知察吏。不知訓吏。夫上司與下屬。猶如父兄之與子弟。烏可不

加訓誨。蓋察吏僅能分別善惡。訓吏可以化惡爲善。斯其成就者多。吏治有澄清之日。聖人云。己身正不令而行。己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督撫道府。必先以身作則。斯屬吏盡尙廉明矣。蓋中人之資。可與爲善。可與爲不善。上司好惡一端。縱有貪庸之猾吏。亦能漸移默化。一變而爲廉幹之員。粵省官吏龐雜。風俗頹靡。久矣。吾弟既能洞見癥瘕。不難對症施藥。立除腹疾。且制軍又極器重我弟。苟有嘉謀入告。自能立見施行。惟舉措不宜過尙嚴峻。祇須去其貪鄙。以及昏庸太甚者。舉其廉明幹練者。不必追求既往。細按出身。進士作知縣。未必人人廉幹。軍功捐職。豈盡個個貪庸。蓋學術與治術。顯分涇渭。學術從古紙堆中得來。祇須讀破萬卷書。取青紫便如拾芥。治術全由經驗閱歷而得。凡屬軍功。必然久參戎幕。捐職又必聽鼓有年。積有勞績。始補實缺。其於民間疾苦。詳悉靡遺。故聽訟之才。較優於新進儒吏也。吾輩功名。雖亦從青燈黃卷中得來。而今反輕視儒吏。未免失之自輕。然因吾弟到省以來。所賞者都屬儒吏。所黜者盡係軍功捐職。胸中苟無偏見。決無如斯之巧合也。殊不知軍功捐職之得缺。難於考職。何啻倍蓰。吾弟宜稍存矜

全之意。對於某某當權時鑽營之人。不當概加白眼。蓋善鑽營者。最工揣摩。苟上司清正。若輩亦能尙廉潔。斷不敢復萌貪鄙之念。未識吾弟以斯言爲然否。

訓諸子（誥誠勿持傲謾勿尙奢華）

余家托賴祖宗積德。始能子孫累代居官。惟我祿秩最高。自問學業未進。天爵未修。竟得位居宗伯。祇恐累代積福。至余發洩盡矣。所以居下位時。放浪形骸。不修邊幅。官階日益進。心憂日益深。古語不云乎。躋愈高者陷愈深。居恆用是兢兢。自奉日守節儉。非宴客不食海味。非祭祀不許殺生。余年過知命。位列尙書。祿壽亦云厚矣。不必再事戒殺修善。蓋爲子孫留些餘地耳。嘗見世祿之家。其盛焉位高。勢重。生殺予奪。率意妄行。固一世之雄也。及其衰焉。其子若孫。始則狂賭濫嫖。終則臥草乞丐。乃父之尊榮安在哉。此非余故作危言以聳聽。吾昔年所購之錢氏舊宅。今已改作吾宗祠者。近聞錢氏子已流爲叫化。其父不是曾爲顯宦者乎。爾輩睹之。宜作爲前車之鑒。勿持傲謾。勿尙奢華。遇貧苦者宜調恤之。并宜服勞。吾特購糧田百畝。雇工種植。欲使爾等隨時學稼。將來得爲安分農民。便是余之肖。

子紀氏之鬼。永不餒矣。爾等勿謂春耕夏苗。胼手胝足。乃屬賤丈夫之事。可知農居四民之首。士爲四民之末。農夫披星戴月。竭全力以養天下之人。世無農夫人。皆餓死。烏可賤視之乎。戒之戒之。

寄族姪起凡（勸勿爲不道德之事）

訟之爲害大矣哉。有含冤不得伸。銜恨而覓死者。有纏訟多年。因而破家者。其故皆由訟師暗中把持。以曲作直。捏造訟牒。官長悞認爲眞。是非顛倒。沉冤莫白。訟師之造孽。擢髮難數矣。近聞人言吾姪恆爲人草書訟牒。余却不信。蓋吾姪深得令先嚴衣鉢。學問優長。欲謀溫飽。何事不可爲。而甘作此不道德之事。但願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蓋凡爲刀筆吏者。自身僥倖不受桎梏之苦。其子孫必不昌。余所見不鮮。吾姪豈獨無聞見耶。

寄內子（論借尸還魂）

來書云。蘭姬之母死而復蘇。喉音變易。子女亦不識。此非奇病。乃係借尸還魂。其本身已死。所活者乃他人之魂魄。故併子女都不認識也。嘗聞門人長公泰言。其

乳娘因中風猝死。次日方營棺殮。手足忽動。漸能屈伸。俄爾起坐。問此何處。衆以爲猶是病中譫語也。既見其環視室中。意若省悟。喟歎數聲。又默然無語。從此病頓愈。喉音與行步。皆若男子。丈夫至前。亦不相識。家人知有異。細加詰問。始自言本爲男子。數日前死。至冥司。冥王檢簿。知陽壽未盡。因陰隲有虧。當謫爲女身。借此婦尸復生。遂命鬼役導入此室。倏如夢醒。則已身臥榻上。問其姓名。堅不肯吐。其夫又嘗聞其夢囈。謂作官十一年。積金徒供兒輩揮霍。後悔無及。呼醒聞之。則又言不知夢中所作何語。蘭姬母之復生。亦猶此婦也。爾奚不詢其究係誰氏之魂。是男是女。祇恐其模糊不記憶耳。是亦一則筆記好資料也。

寄從兄旭升（論修仙須先絕慾）

釋家能奪舍。道家能換形。奪舍者。託孕婦固有之胎兒而轉生。換形者。血氣已衰。大丹未成。則借一壯盛之軀。與之互易。此惟有德行之釋道。始能奪舍換形。尙不能終成證果。至於常人。六根未淨。嗜慾多端。更不知去修道之途。幾千萬里矣。世間惟狐修道最易。次辰哥常言。有張仲深者。交一狐友。偶問其修道之術。狐言吾

族修道。先煉幻形。道漸深則煉脫形。脫形之後。可以換形。狐之換形。與道家之換形相同。故凡痴人。忽黠。黠者忽痴。與初不喜學仙。而忽好服餌。導引人。怪其性情。倏變。實因魂氣已離。狐附其體而生也。然既換人形。卽受人道之拘束。不復能幻化。亦有如人之惑溺於聲色貨利嗜慾。同墮輪迴。故非道力堅定。都不敢輕涉世緣。恐浸淫而不能自覺耳。故能幻人形之狐。往往崇人。卽道力不堅定也。其言頗近理。於是知人欲修仙。必須摒絕聲色貨利嗜慾。始有精進成功之望耳。

寄內子（仙筆題詩都屬詞人弄筆不足取信）

淑兒產後虛弱。病久不愈。藥餌遍嘗。如湯沃石。爾聞人言呂祖殿仙筆題詩。靈蹟昭然。求方問病者。戶限爲穿。爾亦爲淑兒代求仙方。迭服三劑。而病轉增劇。余以爲還是不服藥爲中醫。死生有命。反得痊愈。亦未可知。若再方藥雜投。愛之適以害之也。至於仙筆題詩。更不足憑。猶記余從軍西域時。偶爲毛功加副戎賦一絕。句曰。雄心老去漸頽唐。醉臥將軍古戰場。半夜醒來吹鐵笛。滿天明月滿林霜。余未存稿。後同年楊君逢元過訪。偶話及之。不知楊君於何時登城北關帝祠。以此

詩戲題於壁。未署姓名。旋爲祠中道士所睹。遂傳爲仙筆。余畏人乞詩。未敢自言。楊君已他去。毛副戎亦調赴伊犁。竟無人說破。而關帝祠香烟因之大盛。然則呂祖殿之仙詩。安知不是遊人題壁。亦如余之忘題姓名耶。烏可信爲仙蹟。而以兒女之性命付之歟。

訓三兒（誠勿恃才傲人）

爾之詩文。果然語語珠璣。絕無瑕疵可摘。人皆讚美之不遑。烏有人指摘一字。爾莫謂登賢書是爾學問優長。有以致之。乃是賴余之微名。始得徼倖成名。莫怪士林中。嘖有煩言。文才較爾高出十百倍。依舊青衿一領。屢困場屋。不得脫穎而出者。何可勝數哉。以後毋再傲岸自大。愈謙抑。則人愈敬重。愈狂妄。則人愈輕視。嘗聞劉東堂言。有同學葛生。性悖妄。詆訾今古。高自位置。有指摘其詩文一字者。銜之如刺骨。會住河間歲試。同寓十餘人。散坐庭中。納涼。葛生縱意狂談。衆皆緘口。忽聞樹後一人抗詞爭辯。連抵其隙。葛生理屈詞窮。怒問子爲誰。暗中應曰。我河間宿儒焦王相也。葛生駭問曰。聞子於去冬作古矣。笑應曰。不死焉。敢捋虎鬚。與

君爭辯耶葛生跳擲叫號沿牆尋覓卒無所見爾母蹈葛生之覆轍戒之戒之

諭次子（嘉媳純孝）

爾母患瘧痢臥牀兩月幾瀕於危吾亦以爲將溘先朝露矣而今竟得告痊殊令人喜出望外昨得爾母來書云此次得以不死全賴次媳純孝格天心始得喜占勿藥蓋當病篤時爾婦曾背人割臂肉入藥以進并且兩月來夜夜衣不解帶在病榻前侍奉家門出此孝媳殆爾母平生未嘗罵奴仆婢因是修得之耶榮幸之至余嘗聞竹汀姪言有夜宿城隍廟廊者聞殿中鬼語曰奉牒拘某婦被其媳孝心感天有神護宅不得入不能攝取城隍曰愚忠愚孝至誠格天與強魂捍拒者其事迥異此宜申嶽帝取行止母遽以厲鬼往也聞竹汀之言足知人定勝天確有是理爾母此次得以轉危爲安者必係次媳精誠所至冥鬼不能攝取病人魂魄也

寄族姪貽孫（辯論古詩人引用鬼典故）

來書云李義山詩有空聞子夜鬼悲歌句李昌谷詩有秋墳鬼唱鮑家詩句類于

此者甚夥。何古人都聞鬼吟不爲怪。今人偶聞鬼叫。便爲不祥。按義山詩中之鬼。悲歌。並非真聞鬼歌。乃用晉時鬼歌子夜事也。昌谷詩中之秋墳鬼唱。亦非親聆鬼吟鮑家詩。乃用鮑參軍蒿里行之典。幻窅其詞耳。惟今世却實有其事。同年田香亭嘗讀書別業。新秋之夜。月白風清。耳畔忽聞有度崑曲者。亮折清圓。淒心動魄。乃牡丹亭叫畫一齣也。諦聽出神。不辨其聲自何來。迨至曲終。忽省牆外皆斷港荒陂。人跡罕至。此聲究自何來。殆友人來此戲吾乎。則秋宵苦寂。正好剪燭共話。亟啓戶視之。惟月光皎皎。蘆荻瑟瑟而已。此可改易昌谷詩曰。秋宵鬼唱牡丹亭。以狀其景也。

寄琳妹（勸勿鞭箠婢女）

婢女亦屬父母養育之愛女。祇因家貧。無以餬口。不得已忍痛鬻爲婢。年小者七八。大者十二三。久依母膝。一旦別離。其中心之痛苦。誠非楮墨所能形容者。主婦宜矜惜之。愛護之。使其漸忘思親之念。則執役自少遺悞。若一味以嚴厲待之。聞喚稍遲。卽加斥責。失手墮盞。卽施鞭箠。誰非人女。誰無父母。使將愛女易地以處。

之。其苦楚爲何如耶。日昨大甥來京。愚兄下榻留之。夜燈對語。偶爾談及吾妹待婢過嚴。去年一逃一死。現在僅留一婢。既有女傭足供呼喚。不必添婢矣。兄且舉實事相告。度妹聞之。必起悚慄。一爲維揚某巨室（現在猶任要職。姑隱其名）眷屬連艫之任。傍晚泊江口。俄一巨艦來同泊。門燈檣幟。赫然官舫也。旋見二十餘彪形大漢。露刃躍登己舟。盡驅婦人出艫外。隣舟一靚粧女子。探首船窗。指巨室之婦曰。此卽是矣。羣盜應聲曳之去。一盜大呼曰。我卽爾家逃婢之父。我因貧鬻女。供爾使喚。理也。何得橫施酷虐。鞭箠炮烙。身無完膚。幸逃出遇我。今已嫁作豪傑婦。爾追捕不獲。銜恨如刺骨。今來報復。特刦爾婦去。嘗遍我女身受之鞭箠炮烙。便任其逃遁。言訖揚帆而去。巨室懸重賞緝捕。卒無蹤跡。夫貧至鬻女。豈復有所能爲。不料其父能爲盜也。婢受慘毒。豈復能圖報。不料其能爲盜婦也。蜂蠆有毒。可不慎乎。又一富室主婦。御婢殘忍。偶以小過。將婢褫衣。禁閉空房。時值嚴冬。次日卽凍死。婢父投縣控告。官因驗無傷痕。訟不得直。反受笞責。冤憤莫洩。遂於深夜挾刃踰垣入富室。併其母女手刃之。緝捕多年。亦未弋獲。此係李受公在任

親辦之事。並非愚兄造言聳聽。更有無父之婢。被虐圖報。其禍更烈。今春京師前門外陸姓失火。夫婦子女五口。俱遭焚死。獨二婢未葬火窟。亦因主婦虐待過甚。二婢冤憤莫白。下此放火毒手。事無顯證。並未追究。更有被虐已死之婢。亦能報冤。某部員之妻。日以鞭笞婢女爲兒戲。一婢備受酷虐而死。越十餘日。有黑氣一團。自檐際墮地。旋轉如風。有聲啾啾。直入內室。次日主婦疽發於背。如粟顆。日久四潰。首斷而命絕。宛如刀斬。是爲人所不能報。而鬼報之也。不有人禍。必有天刑。望吾妹勿以斯言爲河漢。至囑至囑。

寄秀嵐弟（論交友宜尙古道）

交友之道。貴乎患難相扶助。緩急可通商。若以勢利相攀援。酒食相徵逐。一朝失勢。便視同陌路矣。古人友直友諒友多聞。今世士大夫。都以不談人過爲君子。不計其人之親疏。不度其事之利害。一概守口如瓶。祇因怕報嫌怨。喜博忠厚之名。見友受人引誘。被人詐欺。不肯直言忠告。則亦何貴乎交友哉。吾所知者。當世交友。能矯時俗。而有古道熱腸之風者。有同年朱學竹。因見其譜兄趙牧亭爲羣僕。

剝削至衣食不給。奮然代爲驅逐。牧亭生計。遂得稍蘇。又有同年曹慕堂。見其摯友陳裕齋歿後。孀妾孤子。爲長壻所凌逼。遂奮然鳩率舊好。代爲驅逐。其子乃得以自存。當時清議。稱古道者。百不一二。稱多事者。十恆八九也。又嘗見崔總憲應階娶孫婦。賃彩轎親迎。僕人與六禮互相鈎貫。非三百金不能得。衆喙一音。至吉期前一日。轎仍未賃。而索價更昂。崔公恚甚。自求賀喜友人代賃。皆避怨不肯應。反助僕爲虐。謂彩轎本無定價。隨各人貧富貴賤以消長。并稱慣例。非他人所可代賃。余聞之。憤不能平。卽密告崔公。將已之乘轎。結彩繪用之。一時清議。謂不肯代賃爲非理者。百不一二。稱美善體下情者。亦十恆八九也。吾弟與人交。宜力矯時俗。獨尙古道。庶乎不差矣。

訓三兒（鷄能報恩救人誠勿日殺一鷄）

一念之善。必獲厚報。無故殺生。必受巨殃。何苦以口腹之欲。而危及生命耶。余居官數十年。家廚非逢節忌不殺生。昨爾兄來稟云。爾自病後。日食童鷄一頭。縱有補身之功。太覺造孽矣。病後調理。宜服開胃健脾補血益氣之劑。則身體容易復

原。祇食童鷄。有何益哉。昔昌平有老嫗。畜鷄衆。祇賣卵得錢購食料。苟向其買鷄充饌。雖十倍其值不肯售。由是繁殖日盛。住屋三楹。盡作鷄塢。將曙時。羣鷄喔喔聲振四野。會屆麥熟。其子媳剝麥曝於門外。羣鷄忽從屋中飛出。十百成羣。齊向晒麥處圍繞啄食。嫗及子媳各持竹竿。自室內奔出。驅散羣鷄。忽聞訇然一聲。住屋摧圮。鷄卽驚飛四散。若非羣鷄爭麥。全家皆葬於圯屋中矣。夫鶴知夜半。鷄知將旦。氣之相感。精神動焉。非其真有知時之能。則萬物成毀之數。更非禽鳥所能知。何以聚族而來。能脫主人於厄乎。此必有鬼神鑒其存心之善。暗使羣鷄引其外出。以避禍歟。莫謂羽族無知。既能報德。必能報仇。戒之哉。毋再日殺一鷄。以重口孽。

寄族姪貽孫（論神仙清淨與方士幻化之不同）

謂無神仙。或云遇之。謂有神仙。又不常遇。愚叔竟無可決其有無。按劉向、葛洪、陶宏景以來。記神仙之書。不啻百家。所記神仙之姓名。不啻千人。然後世皆不復言及。後世所遇。又自有後世之神仙。豈古之神仙。雖能保固精氣。而究亦終歸遷化。

耶凡神仙尙清淨。方士尙幻化。截然兩途。而諸書所記能幻化者。皆曰神仙。何其謬耶。嘗聞先母云。有王媪者。家居房山。山中有一老道。年約八九十。居一小庵。拾山果爲糧。日夜擊木魚誦經。從未一至人家乞齋。餽遺亦不受。王媪有子性純孝。雇傭於外。一夕夜歸。過小庵。道士大駭曰。夜深虎出噬人。安得行。須我送爾。乃琅琅擊木魚作前導。果遇一虎躍出。道士以身障之。虎自去。道士亦還庵。後忽失所。在此或似當世神仙歟。然亦僅聞先母言。未曾目睹。吾在山東。嘗見一人。使童子登三層明樓。以手招之。翩然躍下。無所損。此卽方士禁制之術。並非神仙也。吾姪所見。殆亦方士之幻化歟。

